



會要
寅

憲宗朝
丁酉
戊戌

伊6
4078
72-3



伊弉門
流 4078
卷 12-3



觀報畧記卷之三

自丁酉

正月勸農綸音

原任待教金正喜製進

○傳曰奉朝賀南公轍

內外領府事李相潢判府沈象奎令該曹歲饌外食物衣資加送仍令存問故領相金致仁妻李氏依昨年例舉行○時原任大臣平禮堂領敦時原任副臣請對入侍時右相朴宗薰所啓今日即歲元月正也我殿下賢冷漸盛舟梁大禮當以時舉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始之功日月儼明二南啓福履之源上供兩殿嘉悅之秉下副八域慶祝之情孰有大於此乎茲



敢相率仰請奉承成命然後復舉行故敢此仰達
矣上曰仰稟東朝可也○持平金應均疏避嫌又曰
臣既不以見職自處而日見大論之方張有不敢
默而止者噫嘻今番遲度即天地載籍以來所未
聞者也始以欺人穿窬之類終懷射天犯闕之謀
其徒將繁而指擬極凶其計至淺而設設愈憚甚
至於投書弄筆構譽異國而天下之真無所不有
若其鞠庭亂招不道之說彥膺兩賊一串貫來詎
天罵日尚且無憚陷人逞毒何所不至要也机
上之內漸生獄老之奸狂謔妄嚙胡訖凶忽以
延晷刻之命耳為獄官

者惟當明折以破其凶誣亟正邦刑不容其假息而
已噫彼洪奭周之力倡求對者未必懼恟而然則顯
有操縱之意也况其平日心迹莫嚴於背馳大義伊
夜舉措自悌於面謾至尊則不忠不敬孰大於是
穀討出於公議公疏應亦無說而所擬律名只止門
出臣未敢知其大官之故臺終勘斷自有次第而然
耶負犯如彼其至重譴罰若是其太輕則其可曰王
章伸而樂憤洩也哉臣謂門黥罪洪奭周加施中途
寸處之典斷不可已答曰已諒於諸臺之批勿煩所
請依施○三司大憲金鑑掌令李時在校理曹慶承
持平韓啓源獻納李正履副修撰李

相殷合啓洪爽周事中請宗下以削黜罪人洪爽周為
先加施中道付處之典事改措語大王大妃殿答曰
向前左相請對之舉何為而議耶或違徒之請張誑
或豈有可覈之端緒云耶或鞠拾體重知貝虛謫而
不得不然耶又或如言者之耶實為言不說去窮寃
不得舉措之顛倒實非平日所倚毗之望由其富夜
下教謂以四百年所無之例也都憲疏謂之自取可
矣合啓初議即允亦有以也然臺閣之論人稱停然
後可以厭服人心鎮靖世道而合啓中諸案臚列果
稱停乎否乎以文字罪人本非美事丁丑一款在非

許多年已論之矣耶謚母文中有欠闕未盡處則何
不言於其時今始言之乎如共風習大因後弊合啓
初議三司并施羅職之與大官削黜亦非輕勘加律
之請亟停勿煩羅職現告南履慈李時李除達○玉
洪承奎林基洙趙雲激李源庚
臺應教洪在結副應尹仁定校理徐憲傳鄭瀛副
校書堂承修撰李滄九姜時承副修李殿相聯
劄請寢三司羅職之合洪爽周加律事答曰東朝處
分至為嚴正爾等何為紛紜乎前左相事不允○兩
司大憲金鑑掌令李時在持
平韓啓源獻納李正履朕劄答曰卿等不見朕
者臺劄之批乎已詔勿煩○純宗大王初廟陳賀頌
放本提趙廣
永聚進○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曰文仁王大

妃殿加上尊號曰孝裕○加上尊號後祔慶陳賀頌

教

大提趙寅
永製進

○東朝傳曰日吉辰良祔廟禮成主上

初謁太廟慶幸昌極宗廟都提調判府事沈象奎提
調判敷金道根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廟官并陞叙左
通禮鄭顯琛加資贊儀東西唱引儀并陞叙事知守
僕孫吳默怡加城給其餘守僕等并考例施賞○敵
納孝正履疏言瘡病必瘳之義尾陳勉聖學答曰有
疏具悉○東朝傳曰自九歲至十三歲處子禁婚○
備邊司啓曰卽伏見慶益尹殺大萊使閔永勳狀終
則以爲昌原屠襄洽伊闕入倭國偷盜物件現提於

雜倭等處故投致取招則果是偷盜之類而曾於已
且闕入今又再越禁地究其情犯依律定罪斷不可已
請令廟堂稟處而道臣則仍以爲萊使閔永勳釜食
申義和訓導李宜叙別差玄膺祖等其在嚴邊政之
義合施重警而方在戴罪行公中不敢循例請勘云
矣襄漢以無恒穿窬之徒敢生窮過之計罪犯因赦
至於再度狡慝情節極其痛惡本府查察斷案已具
無容更覈倭國之闕入與偷竊俱係一律襄洽伊令
左水使大張軍威雜門外崇示以爲青邊禁懲奸民
之地防禁之蕩然莫近若者數月前度恠曾未幾何

今又有此事其在邊政不可但以疎虞言某使閩永
勳蚤貪申義和并施先罷後拿之典訓導別差亦為
汰去仍令攸司從重科治道啓以該府使及僉使之
方在戴罪不為論劾殊涉失當慶並尹毅大推考何
如傳曰允○執義權大肩疏伏以臣即伏見猷紉李
亡履之疏始以眩惑滋是終不勝其萬、駭惋矣夫
三司之有合啓即一國之所同殺也惟前啓之傳以
古往者為臺官而或無以聯參者只視其事故之如
何而去就之而何常以病不為聯啓肆然自陳於臺
奏者乎况新啓之發大論之張而身處臺地無故說

病豈非角勝於大論者乎又况此救者救其闕遺也
欲救上之闕遺而何循例云爾者人臣事君豈容無
歲至此也今番洪爽周事國人之所齊憤也憑藉凶
賊狂譟之凶言欲售手日綱打之權計願其意則一
背馳樂從之徒耳投鼠逐鹿自悌曰赦如鷓於雀孰
不同情而忽於疏啓迭發之地殺討方嚴之日渠以
無故時臺偃然托病不參加律之請又復違旨竟致
姑停之境前後規避之跡昭不自此已可謂放恣無
忌憚而又投呈一疏閃忽疑覘外若設機密試內實
立幟凶論背公處黨從自謂立脚之妙套捕不念臺

禮之至嚴國經之難貸乎此而若直之勿問則其將
凶徒接踵王章莫伸臣謂獻納李正履為先施以屏
裔之典以清世道斷不可已也卷曰所清依施○東
朝傳曰廟堂以嚴邊禁之意惟清罷拿此時尤甚朕
芒之守令通易極為凶必萊使閔永勳仍任事分付
○以祔廟時初獻官以下別單傳曰初獻官右相朴
宗薰熟馬一匹函給西獻官金箕殷終獻官李義準
十六室大祝金洙根十七室大祝徐憲淳并加資薦
俎官李止淵堂上執禮李敦崇并熟馬一匹賜給典
祀官李益文廟司令閔致叙祭監○察朱欽象鄭錫

獐七祀獻官李奎淵功臣獻官金錫喜各見馬一匹
賜給堂下執禮黃洪民大祝洪在詰洪義錫趙得林
李明迪李晉翼南獻中姜時永金德喜金在根曹雲
承尹○定金在田徐元淳趙然春李時在冬半熟馬
一匹賜給執尊李源益李安淳朴長輿崔致憲姜必
魯李東迪李光載權大冒金鏞具定默韓鎮定吳致
淳許晟鄭德和李繪九鄭煥義沈宜升祝史李正履
鄭鑿韓文懌柳聖和李莊緒沈東奎任百能韓用幹
朴承輝許晟金炳奎曹錫亨李在直李元會成好謙
宋柱猷鄭龜齋卽朴耒萬趙道淳沈膺泰尹教成朴

齊璿徐相教李時惠趙然昌李濟達俞致崇尹晚求
金基續金始淵沈承澤金炳齡李埈金應均捧俎官
沈宜復徐有奮吳旨默洪鍾薰李度心鄭在容朴顯
圭洪稷周金晉根李埈成載漢尹心膺崔煖李玄五
鄭允容朴鎬壽金箕洵盥洗位卓宗述李宗心爵洗
位金大默金致坤亞終獻盥洗位方啓翼金輔根提
律師柳榮輔贊者引儀康文顯崔昌運李完在假引
儀金秉圭尹玉鉉李宗潤七祀祝史任泰濬齋郎姜
濬功巨祝史鄭義合齋郎鄭世可奏時官金宗稷各
加一資、窮者代加事知守僕孫英默等三人并帖

加其餘負役守僕等并依判下施賞○以祠廟都監
都提調尊崇都監都提調以下別單傳曰祠廟都監
都提調領府李相漢提調金道根并鞍具馬一匹而
給李止淵趙寅永金學淳并加資鄭元容日淺勿論
都廳趙得林日淺勿論洪在喆洪義錫加資郎廳沈
宜復李廣度鄭誠一朴顯圭鄭允容尹心 金永錫
并陞叙監造官洪邁燮李益在金相喜任百秀徐有
喬權大膺尹庠一並役任翼常并陞六別工作金德
淳日淺勿論捧竹冊執事人捧教命執事人玉印執
事人捧玉冊執事人玉寶執事人捧謚冊執事人捧

謚寶執事^四捧謚印執事^二舉案執事^{二十}褥席執
事^{十二}大祝金洙根趙得林徐憲淳尹乙定各半熟
馬一匹賜給提司僕正黃浩氏韓鎮庭吳致淳李源
祚姜爾煥李莊儲鄭誠一李明儲配享臣祠位時讀
教文官^五各兒馬一匹賜給各差備官^各加一資^三窮
者代加別者役姜彞五加資安時燁外職除授提贊
儀左右通禮贊儀東西唱引儀并陞叙代致詞官李
完在陞六宣箋目官香陪官祭文正書忠義各兒馬
一匹賜給擇日官奏時官等五人司謁等四人各加
一資^三窮者代加尊崇都監都提調領府李相橫提

調金道根各鞍具馬一匹面給李止淵趙寅永金學
淳并加資都廳趙得林日淺勿論洪在詰洪義錫並
加資^{即廳}座日同上前誠並陞叙^並造官^{座日同上}并陞
六監役金徵淳日淺勿論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
官趙寅永書寫官徐畊輔並加資樂章文製述官鄭
元容半熟馬一匹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奉朝賀南
公轍廐馬一匹面給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左相
洪奭周鞍具馬一匹面給書寫官權敦仁加資樂章
文製述官金道根半熟馬一匹賜給玉寶篆文書寫
官判府沈象奎廐馬一匹面給捧玉冊執事金洙根

尹心定曹雲承宋應龍捧玉冊執事徐憲淳沈且升
徐元淳宋柱馱半熟馬一匹賜給舉業執事_{二十}各
兒馬一匹賜給別者役姜爨五相當職調用安時赫
邊將徐投各差備領卒朱箕錫等六人各馬一匹賜
給左右通禮贊儀典禮并陞叙代致詞官李完在尹
玉鉉并陞六宣箋目官兒馬一匹賜給捧致詞官尹
晚求金基續并陞叙奏時官等三人司鑰等四人各
加一資、窮者代加別品等四人并令該曹米布題
給濟用並提調以下及捧箋文官前例無矣勿論其
餘計士寫字官看役牌將負役工匠忠贊衛樂工等

并依壬戌年例施賞○以孝和殿參奉以下別單傳
曰參奉朴峻陽朴大壽并陞叙守僕負役等并考例
施賞○以神輦侍衛分承史兵檢府堂郎別單傳曰
分承旨李正春洪祐順尹興圭金錫淳分兵議徐念
淳李寅昇分副檢李若愚李憲球各半熟馬一匹賜
給陪從史官鄭寂朝申錫愚分注俞錫煥尹積分兵
郎金德喜李晉翼分檢都人各加一資、窮者代加
軍職趙元錫等八人並上弦弓一張賜給日傘事知
等六人鳳頭別品等四人侍衛別品等四十人並依
壬戌年例施賞○以祔廟都監別單傳曰祧遷時大

祝洪翼燮上弦弓一張賜給提通禮人各兕馬一匹
賜給捧母執事人捧寶執事人捧印執事人捧教令
執事人移安時大祝金在田各差滿官司鑰羹時官
各加一資、窮者代加禁漏書員令本並施賞鳳頭
別並等四人侍衛別並等二十四人并依今番例施
賞○傳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滿邊司以李鼎會為統制使朴晦壽為平安並司○
義禁府卅記李正復全羅道靈岩郡屏齋事傳曰允
○兼知申李憲球疏臣於治疏方上之時有萬、悚
惶者曰前都並別單自本院矇然捧入而以至左

相洪奭周錫馬之典豈有名登合啓而身蒙上賞者
乎臣忝居一院之長始不能先事檢察又不得趣即
徹遠不審之失臣實為首乞被當助以安微分焉答
曰下款事卿言過矣○改院啓曰卽伏見賞典中別
單判下者則削黜罪人洪奭周混入於別單中至蒙
錫馬之典臣之矇然捧入不勝惶恐待罪而別單改
付標以入何如東朝傳曰別單判下今為筮日而如
應為之事則何往而今始言改付標與否耶承旨事
可駭推考賞典依前判下舉行○東朝傳曰兩朝御
真奉安處所以景慕官望而樓景祐官齋室為定戶

禮堂與判教寧明日同為奉審○左令趙秉鉉疏畧
仍伏念臣猥以不才歷叨藩寄四載湖嶺徒積愆尤
委毗非不感也而撫摩失圖報非不切也而措畫
乖方黠檢遲惟無往非罪糾劾之與惟日是俟果然
以湖西癸巳查結事投奏先發道疏繕上至以湖民
切骨為言竟有違稟還給之舉臣於此事未能料屬
民差是之甚而祛弊生弊理或有之刻印銷印惟適
其宜則朝家所以處之者即惟曰良失而已臣於是
叩頌曠蕩之政府慙憤語之咎噬臍莫及措躬無所
又以臺臣朴長輿之疏出而感祿湖西之安堵深慮

嶺南之流散滿論查結之寃簽伍之濫因以行會本
道許令稟處此皆在臣納節之際也以若悚慙之罪
豈擬反面之計而義急奔慰他不暇顧冒膺職名猥
登筵席簾前詢瘼慈教息惻而敗事之地惶蹙居先
不能開口進達自犯辜負之科投諸分義唯死難贖
今焉道啓亦既入微本辜統至寃竟而彈墨自在勘
案恭俟不意見除有台牌儼臨且感且惶凶濫轉
切臣欲仰首而悉陳則殆近今疏抑心而終嘿則又
涉欺瞞竊附自劾之義以請當被之律惟聖明少垂
察焉所謂癸巳查結果在臣茲按之時本道時起結

摺較諸帳付僅為三分一內外其餘并入雜項所謂
雜項除非是倖弊謬土豪財利則過半是奸吏囊橐
中物也年々而在上下交征田政日紊國經日編而
俵定出稅之時殘民徧罹毒徵臣竊以為惟換於國
苟利於民其在藏富之義豈為括漏之舉而抑又思
之明知其上耗國結下罄民產以為奸吏肥己之資
而只欲違道而干譽罔念任怨而奉公則惟非臣一
日之責也臣遂不量不度率爾著手積訛叢垢并萃
一身臣固知新伯之論由於微前廟堂之意主於損
上非有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則惟使臣自為之說

以恐臣錯謬之罪不可能也但既自齊吏舞弄之查
括隱漏則可知非虛卜白徵而泛補浦漑蕞薄之彌
生陳荒者其真皆癸巳出稅乎此則臣所之未能洽
也且其當初查括本非徵於民也邑各有簿一按可
知及今還給當歸本民乎歸於官與吏乎一或官用
還於官用吏偷屬於吏偷則是使惠澤未究奸習反
滋謂國經不可檢國法不足憚於後日無窮之弊也
寃厥罪戾臣實為階九保分憂之位雖一夫不獲厥
罪罔赦况受一道承宣之責貽眾民困悴之弊律之
常憲合宜何辭至嘉嶺南軍田之事實尤與湖西有

異臣不必收、較擊而其論湖估有若苛政之悉反
仍及嶺南已得無限譏嘲者無他都後臣才拙任重
隨處生疣而泐忍頑惡不自為計冥適之行豈啟人
心滄浪之取費有自名撫躬慙歎悔之曷及聖朝寬
貸卸罰難稽懷官之失自無所逃披瀝控引據實千
瀆伏願俯賜鑑誥仰冀東朝議臣重勸俾為溺職之
戒焉答曰湖西事固知卿竟出於剔奸查漏而臺疏
揆奏皆以寧失為言故惟已許之於卿何損而至於
嶺南事臺言自悌無實尤無足為引渴其勿辭即為
入奏○東朝傳曰處子單子日捧一二張紙等何大

事而遲緩如是莫甚乎京中收單已過數日而捧單
才為十餘張焉可如是乎漢城判尹為先推考如是
申飭之後一樣又然則判尹當有罪有處子而不呈
單之人自然可知當自處子之父兄而罪之以此舉
行○備局州記捕廳在囚崔孝謙等十八囚俱以浮
謊息斃之徒各有同叅之實押送于各具本邑梟首
警衆許策等四囚情犯非不繁重以文孝考之不無
差等并移送秋曹嚴刑一次絕島減死定配之次任
奎直等三囚并令刑曹定配韓石彙等三囚不過序
亭般漢之類并令捕廳嚴棍徵礪李基永便是橫羅

放湖西南營是獄囚之緣生外諸人并令該道勘處
逃中之尚未現捉嚴飭各道縱詞捕獲事傳曰允○
東朝傳曰今番磨賊之窮凶絕恃非但載籍之所無
其暗投釜錐白地做謊敢欲構釁兩國者尤為憤惋
若非錐守之即時覺察通共而押付則其柝兵違節
反國凶圖何以痛覈鋤治乎此惟兩國間孚信之所
及亦係錐守效誠之端其在朝家嘉賞之道豈無格
外示言之舉銀子一千兩令地部下送萊府即為傳
給錐守處仍以此下教曉諭為可之云分付廟堂○
東朝傳曰日昨聞奉審諸官所奏御真奉安處所景

祐宮大齋室為使云以此為定廳軒之不得不度作
處從地形置宜為之工役待解凍即為擇日舉行香
大廳以獻官所接處移設可也○注薦尹教成俞致
崇道徽林金英根曹錫兩俞錫煥○東朝傳曰日前
此凶狀誌之廟堂覆奏者惟未許施本道之事一念
憧、寢食靡甘豈以事勢之難不為動念飢民賑資
之清乎此事不可以常例論嶺南今年應上納大同
米二千石定差負因夜裝載及時入送於此凶之意
廟堂三懸鈴行會於兩道、臣○禁都書日大送不
道罪人公差子爽為顯為今月十七日依律處斬事

○禁都書目大逆不道罪人公產妻申女今月十七日依律處絞事○京監書目一律罪人金在基裴德浩金鳳文押送揚州李宜台押送昌平而并於今月二十一日梟首警衆事○齊錄廳州記郎廳李時在金在根黃浩民金鏘姜漢恭洪翼燮金炳奎柳聖和并始減下其代李謙在李晉翼李源達李在直徐耆淳申錫愚舒寂朝李墩差下事傳曰允○忠監書目罪人崔謙孝李就永尹德龍趙鎮爾韓默履南駿烟沈致祖朴長羽朴賢壽等九人今月二十四日梟首警衆事○黃監書目罪人金之河今月二十五日梟

首警衆事

二月慶盪左水使書目罪人裴信伊今月二十日梟

門外梟首警衆事○兩司大干孝正若執義權大首司吏朴禹和掌金鏘持

平俞煥義獻納金相合新聲噫嘻痛矣膺賊之凶圖

地正言權謙李源庚運節即窮天地亘萬古宇宙載籍以來所未有之大

變也前乎膺賊而豈有如膺賊乎後乎膺中而豈有

如膺中乎鬼域之情崇獍之腸千妖萬惡萃于一身

哺聚浮浪之類乃有煽動祿斃之計此已萬戮猶輕

十剛難貸而始藉以兵出無名敢謂天人可欺詩張

凶說宣播醜類詬罵天日便作茶飯詿誤眩惑以為

家計鬱良養兵之說清州先據之謀雖即打破自悌
烏有而頌其造言之凶慘設計之陰狡醞釀不已則
安知無畢竟何樣駭機發於何地乎末乃窮寇之脫
身於倭館之投入再次投書之凶悍皆具前日之誑
惑也煽訛異國挑釁邊陲此造雲之所未敢構亮之
所未忍及其彥賊之鞠庭對質其狂譎亂根之一串
凶醜綢繆和應之煽漫情節真所謂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思之胆掉言之骨冷妖腰亂領惟已次第伏法
而如無造雲已行之例則已有則不施於此輩今將
何施乎所以彥賊議律之初大僚進奏而聖批即允

則今此膺與彥賊二身而同腸兩惡而相濟既施於
彥今狎不及於膺者其果非失刑之大者乎請謀反
大逆謀叛不通罪人膺中丞施造雲之例答曰依啓
○東朝傳曰向時申飭何如而祚以廢病如是夥然
事體萬一未安再揀時并為入叅事更為申飭可也
○東朝傳曰金祖根尹膺徐戴淳鄭憲容趙秉和
鄭興教洪遠燮女再揀入之其餘并許婚○次對右
相朴宗薰盪試申飭事仰奏東朝答曰所奏甚好矣
前後申飭非止一再而有如是之弊未見有廢効其
失在上乎在試官乎在士子乎為士子之父兄者各

自申飭具子弟則必無如此弊以此嚴飭批卷亦頒
示試官可也○差兵判金蘭淳大護曹鳳振為有司
堂上○咸溫書目罪人文厘奎文成連今月初四日
景首警眾事○東朝傳曰廣判金祖根幼學趙秉和
副司果洪遠變女三揀入之具錄并許婚○東朝傳
曰廣判金祖根同副承旨除授○東朝傳曰廣判有
闕之代金淵根擬入○東朝傳曰白叅許進其代在
承旨趙秉龜除授○東朝以承傳色傳于賓廳曰大
婚欲定於前承旨金祖根家卿等之意何如賓廳啟
曰伏承慈教允協神人之望斯乃宗社無疆之福臣

等不勝忭賀之至敢啟答曰知道○東朝傳曰幼學
趙秉和副司果洪遠變女皆許婚○東朝傳曰錢五
千兩米一百石木十同布十同依壬戌年例輸送于
本房事分付該曹

三月領教趙萬永疏答曰所請如是扈衛大將舟楫
堂上京圻句管之任并姑許副○以金祖根為扈衛
大將○傳曰進士李承奎沈熙淳金炳駿南秉喆并
賜樂○傳曰進士曹國明金士洙并五衛除授口傳
單付○東朝傳曰聞前算伯之言贈叅判韓浩運之
孫已為年滿初仕作窠調用事分付銓曹○傳曰着

老兩大臣之孫一時小試事甚稀貴進士李承圭沈
懋淳并今日政初仕作窠擬入事分付該曹○東朝
傳曰大臣俱是老病奏請正使以東寧尉擬入○引
見入待時右相朴宗薰而啓因湖南放未放啓稟白
成五李亨基金景球朴冠成放送事判下矣此輩所
坐凶係甚重當初流配資編寬典今茲宥釋之命擬
出於過慶曠蕩之典而似此重犯何可輒議於疏放
乎成命之下宜有公議而法府臺地竟無一言覆難
誠慨然矣四醫官特放之命亟賜還收以嚴刑政以
絕僥倖有不可已茲敢仰達矣東朝答曰商量久矣

放送已為多日今何可還收乎又所啓舟橋有司堂
上有潤之代判敦金道根差下河如東朝答曰依為
之○孰義權大旨疏東朝以承傳色曰傳下教曰當
初事若是不當為之事則自初自政院當有言請而
已然日之後因大臣之言始為如此如彼無論政院
與臺湖直而何為之職乎自此上疏出給萬一以此
之疏而捧入則自承旨當有處分矣以此知悉○玉
堂李殷相承聯疏答曰聯劄之退却政院奉行慈教而
謂以前所未聞之舉者可乎爾等并罷職○東寧尉
金賢根疏答曰徃役初非可辭之事而曾在正廟朝

光恩已例卿具勿舞安心往返○親臨冊妃○二十
日大駕詣別宮○中宮殿詣闕○同牢宴○陳賀頌
教大提趙唐○傳曰進士都承旨趙秉鉉傳教官禮
房承旨金興根并加資史官并各加一資、窮者代
加○傳曰承旨徐英淳金洙根并兒馬一匹賜給
分注書史官并各加一資、窮者代加○東朝傳曰
分注書依壬戌年例特為陞六政院翰注各兒馬一
匹賜給朝見禮時本房熟設盞官安時詰吳守根并
五衛將除授白祐燁邊將除授○東朝傳曰皇天祖
宗眷祐大禮順成坤極正位共寶國家磐泰之基予

心之慶幸嘉悅曷有其極其在廣慶單恩之道不可
無格外示意之舉各道舊還十萬石各貢舊遺在一
萬石市民津民徭役三十日并蕩減各道甲午以前
蒸名未亦為一體蕩減以示與民同慶之意事分付
○以嘉禮都造都提調以下別單○傳曰都提調判
府沈象奎鞍具馬一匹西給提調金道根李止淵趙
寅永并熟馬一匹西給都廳尹仁定趙得林并加資
郎廳人并陞叙造官李春培金在晉宋正熙俞致
善金益鼎宋持學別工作金徵淳并陞六鄭老錫陞
叙冊禮時都提調判府沈象奎鞍具馬一匹西給提

調三上 并熟馬一匹而給都廳二上 并加資郎廳六上
同并陞叙監造官六上 別工作同上 并陞六齣老錫陞
叙納侏及納徵及告期時正使前領相南公轍副使
朴歧壽并熟馬一匹而給捧教文官五 各加一資
窮者代加冊妣時正使前領相南公轍熟馬一匹而
給副使朴歧壽加資捧教命官二 捧玉冊官二 捧玉
寶官二 各加一資、窮者代加納侏納徵告期冊禮
時舉業者以下諸執事掌次者各兒馬一匹賜給掌
畜者陞叙備者李暎陞六教命文製述官趙寅永書
寫官并熟馬一匹賜給篆文書寫官領尉李相璜玉

冊文製述官奉朝賀南公轍書寫官右相朴宗薰金
寶篆文書寫官趙寅永并熟馬一匹而給左右通禮
贊儀典儀東西唱引儀禮頒官代致詞官宣箋目官
致詞官別軍職十三 并依壬戌年例施賞同牢宴盃
造官金在田陞叙李勉行兒馬一匹賜給別者役姜
彞五洪吉謨安時熡并守令除授朴楠壽相當外職
作窠差送禮頒官等各加一資、窮者代加看役牌
將心邊將除授二 并賞加別宮待令捕校二 并邊將
除授本宮待令捕校并一體邊將除授捕卒未布送
厚題給統長二 并加資書吏四 并帖加計士擇日官

奏時官司謁司鑰別監中禁寫字官盡負：役工匠
忠賢衛樂工等并依判下施賞○以尚衣提調以下
別單傳曰提調金道根金湯淳各半熟馬一匹賜給
郎廳人各兒馬一匹賜給看役計士等今該衙門高
品付料負役工匠等并依判下施賞○傳曰分兵曹
叅議趙容和叅知閔致文正郎韓鎮庭佐郎李源達
分副搖金弘根李暈在并兒馬一匹賜給分都事仁
并不粧弓一張賜給傳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
事毋得疊授○東朝傳曰前後守令禁錮人並蕩滌
○東朝傳曰大禮順成軍增感懷金忠獻內外祠板

遣承旨致祭翼憲公金履素內外祠板一體遣承旨
致祭

四月東朝傳曰召對命下而因玉堂閣直至於停綴
云減為萬、未安在名諸玉堂并令該府拿處○春
到記講幼學權令周製述進士金輔根并直赴殿試

○文科式年取

人○政院啓

曰試官之前後申飭何等嚴截而監試官俞象煥謂
有情勢不為入表依定式遞差傳旨及遠配傳旨捧
入東朝傳曰臺試與考試有異何敢稱以情勢乎施
以刑職之典○藥房入診時右相朴宗薰所啓巨於

向來三司諸臣事竊有碍。者職居言地事有可言
而不言及其規警之來始乃引咎紛征何煩酬應固
未免顛倒欠安而其責則事屬廉隅付諒非可已而
不已者也若自上揭令禁不得自違則亦非所以通
下情而體羣臣也直言官將以求言也進言者苟有
大不當罵則誨責謹何願安得無戚色之教而猶必
以優容開導之意居先然後庶乎儻言因伏至於設
禁則恐有違於直官律言之義過計之憂亦難保無
言路漸杜之弊矣此惟偶然一事而所聞則却自非
細今於日久之後猶不敢不以愚忱仰達徂此以往

深加留意是臣區區之望也東朝答曰予意豈敢設
禁不過一時事卿之所奏異於本意也又所啟年前
以憲府出禁并都憲主之定式揭壁其後又因大臣
違奏諸臺備員詣臺亦許出禁之請批旨若曰臺閣
之急先務惟非出禁多有累於此之事何安為民弊
變通之禁孰復古然後益有先於臺閣之風未乎辭
教若足諄復鄭重為臺閣者但當戒慎恪遵而日而
有憲府禁斃貽弊民間云故逮查問則時無行公
都憲而赴班臺諫果有出禁之舉云其誤與故固未
可知而忠厚之義且當悌之誤犯矣自具職違越

定式批教丁寧之下者不可但以壞損臺體言當
該臺官令政院捧現告施以謹罷之典何如東朝卷
曰依為之鑄大旨金○備邊司卅記卽伏見禮曹卅
記枚舉萊使閔永勳牒呈以為雜守倭因馬州言今
番別書契措語中有不得不加減處卽將凶身凶書
之凶書二字刪去送賊府中已為輸款矣書契本出
特例而遽敢請改事係謬妄既不能嚴辭退却又不
為具由稟報直以書契原本上送該曹有若按例應
接者大失邊臣之責萊使閔永勳罷職事傳曰允○
戶曹卅記諸道漕稅裝納自有定限而其中貢津倉

以各站最近之故每於三月望悔到泊京江以為新
舊支絀之資矣牙山縣並鄭趾榮為先令該府拿問
嚴查雖以道臣言之不能如法督飭以致許久纏納
者不可無警從重推考事傳曰允該差負所為萬
痛駭令該府計日拿來嚴囚○傳曰新及茅金輔根
賜樂○東朝傳曰景祐宮誠一軒點火木香炭令戶
曹磨鍊矣更思之其時經費磨鍊不充非所以仰體
先朝平日聖意者也依毓祥宮冷泉亭例自本宮進
排該曹別單直之事分付○備局啓曰禁府羅將輩
祔以遊翫全夥招朋挾娼張樂下往大興山城沿路

各邑逐處支辦需索侵擾漏及村鄰貽弊狼藉傳聞
駭患管理重地豈容為渠輩遊蕩之所歎歲民力何
支於此等誅求之資控以紀綱誠極痛密羅將頭目
及主張諸漢令該曹嚴查刑配而該府既有次知郎
官則任其放肆漫不禁截不可但以溺職論該都事
令該府拿問勘處何如傳曰允東朝傳曰俄者廟堂
州記羅將許多依弊之狀不言可想此豈非凶係死
綏之一端乎次知該郎應無不知之理為先汰去拿
問嚴勘惟以諸堂言之帝時隨事採束則必無至此
之理一并施以越捧之典因此思之此漢筆各邑作

弊如此則常時城內行惡無所不至如此而民何以
聊生乎自今嚴立科系毋敢復事頑習亦自廟堂每
為嚴加操劄○禁府終日牙山縣並鄭弘崇口指云
刑問一次訊杖三十度以傳旨傳教內弊竟發問
目反復寃詰是白乎矣二月裝發之事兩翔淹滯之
由專事推諉一事粧撰寃厥情為焉痛駭待拷訊
限滿更加嚴刑得情何如啓依允○東朝傳曰嚴問
之下不為輕款推諉今疏尤極痛駭待拷限更加嚴
刑期於得情

五月傳曰判義禁金箕殷有身病云惟至十日二十

日甫謝開坐前勿為請牌○禁府啓目鄭趾崇更推
口招云、刑問一次訊杖三十度以判付內弊意發
問目反覆寃問是日卒則倉底買米之初不禁斷一
數惟云自知其罪而隱映說去終始推諉無意輸款
去益痛駭待梏限更加嚴刑期於得情何如終東朝
傳曰所謂今既便同自服別無更問之端即為議處
○東朝傳曰勿拘齋日連為開坐○滿局州記頃因
吏參閱致成上疏呂州遠運事令道臣詳覆狀聞後
拿處之意州記行會矣伏見京過李光正狀啓則枚
舉壬辰遠運當捧中七千六百二十餘石零果是其

其時牧使閱致有區別未及收斂尚在未捧之中前
後遠運後頭詳覆而始連何年果難硬定不得不以
丁亥為首前後未捧守令并請廟堂稟處而三萬餘
石之穀難以時月收斂特許限十年除耗排捧事亦
請臺處矣未捧運穀積累至今查無寃竟糴法至重
有難曲恕閱致成與各年未捧虛數添運之諸牧使
并令該府拿問勘處至於排捧之請前有所仰曰於
筵席者今不容更議闊狹令道臣另寃徵斂之方期
有充完之效行查余件則無恠道臣之不敢自斷而
外此未捧之諸守令無所論斷混請廟堂稟處殊失

常格該道臣推考事傳曰允○禁府啓目牙山縣監
斷趾榮矣本府議啓內糶稅輸納自有定限而屢期
淹滯倉底買未本係法禁而今已自服論以邦憲難
進重勘以此照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進奪流
三千里定配私罪法依允○禁府州記斷趾榮全羅
道井邑縣流三千里定配事○東朝傳曰德溫公主
駙馬今當揀擇自十四歲至十六歲禁婚而四祖無
頭官者應頌者外捧單初揀擇日子以今月念後擇
入○東朝傳曰祈雨祭不下日設行事分付禮曹○
東朝傳曰年來以備堂事屢下飭教而終無實效例

所拘及篤老癯病人容或無恠而其外則既帶其職
不供其事卿宰之眼如有國經則豈有如是乎賓對
不恭備堂癯病癯故外一拜捧現告從重推考○東
朝傳曰坊曲幽隱處多有僮戶云不飭之京兆堂上
并推考節速收癯之意中飭京兆及五部○東朝傳
曰京外審理卽為舉行事分○以京簿都監提調以
下別單傳曰提調判教金道根曠源譚異跋文製述
官大提趙寅永各熟馬一匹函給國朝御膳書寫官
左叅沈能岳纂修監印校正官完昌君是仁纂修監
印正尹師殷并加資纂修監印主簿金箕哲直長洪

在重并陞叙直長李秉夏日淺勿論別工作假益役
任廉初草書寫官忠義申在義金奎應并陞六其餘
寫字官唱準盡負計士日官捕校負役工匠樂工等
并依下夏年例施賞○東朝傳曰觀此錦伯密啓罪
人之凶書惟極危特不過出於誣人別無根窩惟為
事體難請設鞫而還為張大徒增騷擾成國老李鍾
呂兩犯今道臣以大逆不道具格捧結案以聞事分
付○應教徐元淳疏伏以臣即伏見慈殿傳教下者
因錦伯密啓凶書罪人成李兩犯今道臣以大逆不
道捧結案之命矣臣姑不知其凶書之如何而第伏

念罪惡既係大逆大僚又請設鞫則神人之所憤天
地之所難容是豈可以委之本道而止哉特以張大
騷擾為教臣固不勝欽仰萬一蓋憂憤之忱敢效明
張之義惟聖明垂察焉噫彼國老鍾呂輩本以機臣
之賤作此凶逆之度寃其本實惟出誣人凶書自在
罪犯大逆則顧其事體終不可升一了當而既曰大
逆不道自本道捧結案於法無之且懲討有國之重
典也騷擾一時之小事也亦豈可以察小而忽大捨
重而取輕乎臣既職忝論息有不答默然茲敢陳章
仰籲伏乞聖慈仰冀東朝亟寢成命即令王府具格

拿來設鞫得情快正典刑焉答曰本事之外別無根
窩道啓之詢查已詳此不過欲誣人而自做凶言則
有何更覈之情昨日慈殿處分非但慮一時騷擾之
端在昔多有此等罪人今本道勘處之例何少設鞫
王庭然後始為得當乎所請不允○東朝傳曰生負
尹○承子寅甲幼學徐斗輔子賚胤副護吳取善子
興世前縣監洪在果子漢鍾幼學朴齊巨子快悅再
揀擇入之其餘并許婚○禮曹啓曰昨日甘霈得於
渴望之餘言念民事誠為萬幸而自朝至宵水潦乾
近數寸雖未周洽見今濃雲四布徯此霽然方切願

望而圭璧之屢薦且近瀆齋六次祈雨祭姑為觀勢
設行何如傳曰允○以忠並沈宜臣啓本大逆不道
罪人國老鍾呂捧違晚結茶馳啓事東朝傳曰出給
禁府如法舉行○待教會園五點金英根李埈曹錫
兩趙道淳直洞會園五點鄭寂朝金炳詵申錫愚○
有政以鄭寂朝為直洞金英根為待教

六月東朝傳曰奎璧稅舉冥應如響久旱之餘民事
萬幸宗廟祈雨祭獻官判尹李義準上弦弓一張賜
給諸執事并兒馬賜給○東朝傳曰生負尹○承子
寅甲幼學徐斗輔子賚胤副護吳取善子興世三棟

擇入之其餘并許婚○吏曹卅記慶尹李寅弼催促
之下謂有身病不得下去云今該府拿問處之事傳
曰允○以李寅弼因單傳曰因事規避實為可駭嚴
飭下去之意分付放送○禁府大連不道罪人國老
鍾昌既已結案正法矣應坐諸人一、查出依律舉
行兩籍沒家產破家隨澤降邑歸羅守令等事令該
司奉承傳舉行事傳曰允○有政績錄編修官趙啓
昇記注官韓安履趙秉恒金輔根金炳融金公鉉記
事官俞鎮五宋柱獻洪永圭○兵曹卅記即見南兵
使許榮褒貶啓本則只書題目不書等等第殿最法

意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如是疎忽萬、駭然該帥
臣施以罷職之典原啓本還下送使之改修正上送
事傳曰允○滿局啓北回事勢異於他道外邑賑政
尚未了訖今於教判之間再易帥臣則極多掣礙之
端不但迎送為弊而已微警之政惟重民邑之事宜
念南兵使許榮特為仍任施以越俸之典何如傳曰
允○有政以趙斗淳為副提學○弘文錄取金相稷
等十八人○東朝傳曰德溫公主駙馬定於生負尹
○承子寅甲令該曹舉行其餘許婚○有政以尹宜
善為南寧尉○東朝傳曰今日政瓜近教官作案生

負尹乙承擬入○傳曰德溫公主吉禮已定予小子
欣祝之忱當如何不可無別般示意之舉錢五千兩
米一百石木布各十同輅送于駙馬木家事分付戶
曹○東朝傳曰前教官金敬鎮後日改六品職擬入
事分付吏曹

七月次對右相朴宗薰所啓每當祁寒暑雨輒下輕
囚放釋之令此是廣澤特恩義實近於泣辜事真符
於挺囚甚盛典也攸司之臣固當奉命承令推廣德
意而近來有一謬習其見放之囚咸保棹而旋囚或
徑日而還禁此便是罔民設或出於官居刑獄專其

職掌之意其在事體道理不容乃爾聞今番亦有數
名還囚云而有不可任其因謬該堂漢城判尹捧現

告施以從重推考之典後毋復如是之意嚴飭分付

何如東朝答曰依為之又所啓又聞輕囚放釋時承

肯承命到禁府時則無在囚者固當據實回奏而已

乃自獄署悌路適會公判特聞之就囚復往禁府仍

為放釋云奉命舉行慎重何如而顛到乃爾不可以

事過而置之當該承旨左副令徐憲厚施以謹罷之典惟以

公判言之其特見放係是倖免且就囚之巧在此時

不見畏慎遠嫌之義更令該府拿問至兩罪勘處何

如東朝卷曰依為之○政院啓原盪洪樺圭下直時
符單子德已修正以入而置簿冊見失無以考導事
甚疎忽當該注書所當清勘而無他可施之罰事傳
曰拿處○傳曰常時不飭之該房承旨趙得羅職書
吏令攸司科治○政院啓曰社稷神室修改移安告
由祭傳香時還安祭祝文因藝文雜官負初不分排
製進不得同為傳香祀典所重何等慎嚴而如是疎
忽驚悚萬、惟以香室官負言之不能照察致此無
前之舉并所當重勘而無他可施之罰事東朝傳曰
莫重香祝不為同為入封事未前有萬、驚悚事過

後并拿處爾亦拿處香室守僕令攸司從重科治訓
令毒明迪兼春秋白潤○政院啓即伏聞開門後有

一賤隸自宣仁門擲入擊鼓於閤門咫尺之地不勝
驚悚問其委折則乃私奴為其上與鳴寃也禁門守
直何等嚴重而有此潛入之舉萬、痛駭當後入直
兵格府堂上從重推考即廳及當該守門將並所當
重勘而無他可施之罰事傳曰拿處○齋院卅記江
原道進上生鰕欠編甚多撰以事體萬、駭然當該
封進官捧現共羅職道臣推考進上還下送更為封
進事傳曰更為封進事勿施道臣施以越捧之典可

也○有政實錄編修官李孝淳鄭煥義記注官任百
徑鄭灑尹晚求俞象煥記事官沈承澤尹攢金基續
林冒洙金英根○東朝傳曰日前厨院州記封進官
請罷雖出於重事體之意此時閩東守令通易極為
洞然當該邑守令罷職分揀事分付○扈衛廳州記
內膳主簿金禹鉉多歲身隸授致本廳軍官毆打結
縛終又決答初無進來私自推治者大凶紀經為先
汰去令該府拿勘事傳曰允○右相朴宗薰兩終勅
奇甚緊右叅沈能岳遠接使判教金道根雜伴差下
事傳曰允○備局啓遠接使沈能岳資病難強減下

其代行大護金鏗差下事傳曰允○東朝傳曰見北
伯狀啓南北閩賑事似已畢矣為民事萬、喜章中
向來以鏡城賑恤絕乏事前判官帷狀罷道臣宜可
免不能察飭之罪其時非不知即為處分而賑事未
畢之前遠易道臣則自然似多相妨之事故待之矣
今則已為畢賑不可一回叅怒咸豈洪敬謨施以謹
罷之典○備局以徐畊輔為咸豈

八月有政實錄編修官鄭德和任百能記注官尹、
秀韓啓源曹雲承南獻教李殷相李源庚韓用幹李
源祚○奏請兼謝恩正使金買副使趙秉鉉書狀官

李源益入奉○傳曰教官尹○承陞六○以奏請使
別單三使臣并賜奴婢田結副使書狀官加資首譯
以下賜賞有差○德溫公主吉禮廳堂上以下別單
傳曰主婚完昌君時仁鞍具一匹賜給堂上禮判朴
收壽日淺勿論前禮判鄭元容奉判金炳朝奉議金
景善各熟馬賜給都廳韓鎮庭加資郎廳以下賜賞
有差兼管堂上尚衣提調金道根戶判李仁潤各半
熟馬賜給兼管郎廳各兒馬賜給尚衣提調金道根
內下豹皮一令賜給金陽淳內下鹿皮一令賜給郎廳
以下賜賞有差○忠益沈宜巨疏畧第茲湖右一疏

五十餘州無徃而非十瘡百疔着手不得處而狎以
忠州一邑事冒微宸聽者亦非敢有私好鑿於其間
誠以邑瓠而弊錐財竭而民散有非小○郡縣尚可
以牽架補漏之比而苟不及今矯故則竟悻無邑乃
已故耳臣雖不能事○願其任則按察也既知其民
道存止之機迫在朝夕而愍然若越視秦瘠則溺職
之誅固所甘心而抑何以一日**梳顏**於承宣之地乎
向以本州還連排捧事以啓而未蒙許施以疏而又
靳俞允固知誠淺辭拙不能仰字於輦卑之天而只
增煩猥之辜而已商議之鄭重寔出於守法不撓之

大徑大義而十萬邑遠之無以一朝準捧亦既照諒
其事勢之不得不然今不必更事觀徠至於設施究
竟之方畧條件惟在按藩守土之臣講磨措處之如
何耳實未敢以許多細瑣之節目一一指陳於難續
之下差以任說排年弊不違意又未免為不概之業
則此尤臣之罪也大抵排捧謬例也苟可以捨此而
有勛道之道則何苦為此甘悖冒法之科也假令十
萬通還之一年耗殖不下萬石終歲則惟猶未能取
盈其當年耗殖則本穀了完尚何可論而每歲勛糴
輒復悖罪守宰如法罷送則惟使剗理良手久任責

成尚患有月計不足之歎矧又朝進暮改視同逆旅
者從欲竭其智力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且設州郡直
糴糴所以備荒而足用也當此連歲阻飢民力積瘁
之時若用一切之法騷擾督迫則民將不安其安散
而之四維積粟百萬誰與為邑哉况急之則有兩失
之憂緩之則有萬全之效此臣所以不得不敢言也
茲又實誠瀝血悉陳前疏未畢之說仰瀆崇巖特許
所請俾一州之民得以復見天日仍治臣瀆擾之罪
云云答曰邑勢民情之至於倒懸朝家既已洞燭則
亦何可徒守徑法不思拯救乎所請特為許施○次

對禁將李完植所啓大藥庫直林昌燁者敢生凶計
穿穴庫壁偷出大藥為三百三十斤流伊偷賣又為
九百餘斤記簿者十五萬八百斤零內備欠為十一
萬二千五百餘斤尤萬、驚悚昌燁更加嚴覈前後
情節終不直招庫內之徧專諉於流來舊逋者去益
痛惋而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昌燁卽忠愍公林慶
業之後裔而昔在甫廟因相臣造奏念祖之忠節
愀後孫之微殘林挺柱為名者特除邊將且有禁營
大藥庫子、孫傳差之下教以至昌燁而庫藏者作
家計偽弄反為傳襲馴致今日之變恠而極矣追覈

惟無其處身犯已著因故亟施當律斷不可已矣而
罪凶刑辟下詢大臣將臣處之何如東朝傳曰大臣
將臣之意何如右相朴宗薰訓將金道根樞使柳相
弼議同東朝答曰大臣將臣之意既如此依為之○
翰林會圖三點趙徽林趙道淳李豐翼金英根曹錫
兩洪在龍李埈李時愚○翰林名試曹錫兩趙道淳
趙徽林李時愚○以李憲璋差伴送使○列聖誌狀
溫薰閣臣別單提學趙寅永徐有榮檢校直提學徐
熹淳豹皮直提學朴永元檢校待教金興根趙斗淳
虎皮檢校直閣李公翼直閣鄭寂朝檢校待教金學

性金洙根待教金英根鹿皮賜給檢書官以下賜賞
有差○東朝傳曰順安縣令之代漢主尹乙承口傳
擬入使之當日辭朝於馬下送○大殿中官殿詣宗
廟景慕官景祐官展拜

九月東朝傳曰祖宗眷依嘉禮順成今日廟見禮太
平過行予之嘉悅慶幸之心豈可測量乎癸亥年廟
見禮後自外惟未有賞典貞純聖母聖心興感廟官
都提調以下自內施賞予豈不所可仰體乎都提調
以下如是頒布各為傳之廟官事知守僕等未布題
給事分付○禮曹啓王妃廟見禮祫慶設科當否問

議領府李相橫判府沈象奎右相朴宗薰以為王妃
廟見始於肅廟丙子其時有祫慶之舉後以為例之
文見載刊行之書而伊後癸未己卯兩年既无遵行
儀節之可徵於文献者則自下循例仰請有所不敢
癸亥之未得遵行亦出於難慎之聖意到今似當遵
癸亥之例然邦禮至重以臣等淺淺之見不敢臆對
更願廣詢博議而處云矣傳曰癸未己卯癸亥既未
敢遵行今番亦依癸亥年例行之可也○實錄廳校
察堂上朴永元金弘根○上長勅于仁政殿

副勅書進其詩曰勅詔來丹闕旌禎到碧墀此庭

宣鳳藻東國迂鴻釐翠簇團花錦紅牽刺繡絲玉
璋聯二姓琴瑟慰重慈既誌乘鸞喜當修奠鴈儀
兩膝歌鄭詠四牡賦周詩寅畏龍章捧辛勤帝節
持松陰遮紫陌柳色颺青旗設几觥同酌迎輿管
并吹祥參端靈冕瑞霽溢雲湄酌恊珠璣佩香分
玳瑁危式金玉有度鳴玉相無說虔致三多祝欣
以五善詞蘭闈初結髮菱鏡永齊眉泰稷嘉籩豆
籩馨薦鼎彝蔚文徵帝酌吉夢兆熊羆樂自房中
奏恩頌境內推臣民應共慶室家定相宜縞紵鄰
封贈風霜客路馳海隅波順軌入告大君知秋九

使朝辭國勅封王妃禮成爰製五
律二十韵恭賀鴻禧明訓拜稿 ○燕禮時上副

勅以紅氍書進曰國王承嗣先業內佐得人從此
三多九如重慈告慰舉國祿慶倭什訥明訓奉勅
未賀得與斯盛亦不勝欣幸之至獻賀鴻禧

○東朝傳曰今蕃迎勅時飭教何如而列邑舉行還
無大頃以過而私濟院以後入京時其家觀光之
狀雜氣喧聒無前駭然云若有一分紀綱豈至於此
境乎訓禁兩管大將左右捕將漢城府堂上一并從
重推考以迎接都監堂上言之苟能善為申飭舉行
如是乎亦為一并推考而送勅時若復如前雜氣則

事過後當有別般處分。廟堂以此意更指辭申飭於
宗祈兩西道帥臣。○毓祥宮延祐宮宣禧宮藏護函
懿昭廟辰拜。○東朝口傳下教曰：院隸革之毆打別
並反不如崇之奴屬有凶化，倘若有畏上之道寧有
如許乎？惟以政院言之，為能有常時採束則種、作
掣豈至於乎？自無何以處之。道但觀之而已。任為
之。○又口傳下教曰：觀此司謁手本，知亦無此事矣。
因此遺憾以差備別並之故，橫投本殿入直別並於
丹鳳門之外，結傳紅衣之上，無教毆打輪示於街疏
云：此何事也？此事政院亦為知悉。○因政院請罪常

時飭不之注書。啓傳曰：推考。○右相朴宗薰啓：城隍
祭獻官左尹或有賚故右尹，自可填差而輒請牌違
傲致煩酬應事。是未安。七月既如是，今番又如。是雖
非一人一時之事，不可無警。前後請牌之左右尹捧
現去，復重推考。何如？東朝答曰：祀典所重大，欠誠敬
推考輕矣。並罷職可也。又終日前，樞管制直事甚慨
然矣。府直方虛而諸樞管既陪班身入闕中，不為省
記。任自退掃，是任出也。周廬宿衛所當自別，何可互
相推諉。有此任庭之舉，乎行公樞管，惟已承問備之
命。伊日詣闕，經退之人并施以譴罷之典。何如？東朝

荅曰依為之○政院啓宿衛番次何等重大而副總
管李存敬承問備之後屢度申飭則僮僕在家終
不入未竟致嗣直之境事未前有万、駭味所當重
勳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事東朝傳曰未
知病狀之如何而申飭僮過一日而又如此矣聞詣
朝房云然則何為初不來詣今始來到是何道理万
万駭然副總管李存敬羅職

十月咸溫徐明輔狀啓即接永興府使徐念淳成貼
內濟源殿令朱欽詰移文內去月二十八日午時守
僕羅弘根以殿內有賊夜事急共故奔詣奉審則西

挾門大開而影幘裂破是白遣殿內捉得作皮一賊
漢即本府欽坪社岩回堡里居元大蓋為名漢牆外
又得行凶殊常之漢即定平府山知社格上里居金
興成為名漢故一體執投是如為卧乎所聞社驚惶
即時馳詣詳細奉審是乎則影幘尾：破裂御真翼
冠下數寸許亦為傷破毀裂設在扞御榻內外而大
片為二十二片小片為十二片下端玉軸亦為斷落
是白遣殿內所排什物段紅蓋一坐黑蓋一坐塗金
木葫蘆及車釘一箇拔落蓋衣全破左邊孔雀扇一
柄全破正龕東挾門回赤貴二箇拔去南正門鎖金

右刀金拔去西挾門鎖右刀金一箇及皂金一箇拔去點火木庫皂金一箇左右內排釘各一箇正殿後面北門南邊牆垣六把許所蓋夫尾毀去土塊剝落頭有踰越之跡西挾門簾簾一部半落一部右邊簾木限五寸許破裂透則或斷或無以上柚木鉄鎖鑰盒架子油單座面各頂物件都聚一處以蓀花席一立團、裏束以熟麻所作為負索直之御榻上呈乎所影幘破片一、收拾以紅白甲紗帳上下安掛陪奉御榻呈呈元犯兩係具格嚴囚於木府獄所犯情節今方窮覈計料為乎祚當番守僕羅弘根忠

義韓尚白韓界白韓景祿等一體枷囚是如牒呈是白有亦莫重莫嚴之地有此千萬古所無之凶疫哀痛驚惶心胆震掉馳進奉審次臣當日離散為白乎祚作變形止段奉審後更為登聞計料係由馳啓○東朝傳曰即見此伯狀啓濟源殿影幘有不敢言之賊皮云驚痛震越而何言喻時原任大臣即為未待○傳曰避正殿減饗徹樂○時原任大臣豐恩府院君永興府院君禮曹堂上同為入侍時東朝傳曰世豈有如許窮天地亘萬古所無之變恠乎奉朝賀南公轍等曰伏不勝驚悼萬、賡無仰達之辭矣東朝

舍挾侍出示北河狀啓仍教曰事變固不可測者而
豈有如此之事乎公輒等曰民彞物則雖曰數敗豈
料至於此境乎在昔宣廟朝智凌放火之變仁祖朝
集慶殿失火之變俱係火變而驚痛之心未有甚於
今日矣盜環盜盒之賊古或有之而至於今番事實
是往牒所無臣等方々震越不知所以仰對矣右相
朴宗薰曰慰安等即當設行而奉審等節尤係時急
矣東朝傳曰所奏誠是矣卿具進去頃與禮判今日
內同為蒞程也禮判鄭元容曰舉哀等節下詢大臣
處之何如東朝傳曰大臣領教之意何如大臣領教

之意既如此依此舉行○傳曰禮判許遠李紀潤除
授仍差按察使○傳曰赴任帷屬耳事體極重大咸
盜徐畊輔羅職○傳曰地方官永興府使徐會淳施
以竄配之典○東朝傳曰濟源殿令守僕忠義等待
按察並令該府具格拿來○滿局咸盜朴永元趙斗
淳洪學淵味○禁府州記徐會淳平安道中和府竄
配事傳曰允○滿局終濟牧趙禹錫曰恤災民專事
肥已悉報籍已多入聞因松民之箭竹冒禁事令
松營查實則穀物白木狼藉出給役民刈取全島之
竹艱運出陸到處散賣至使涼臺廢業以島女之變

服卒未大司法禁敢曰不知：亦罪似此嚴法從
恣之類不可不亟行重寃以謝無告之良民該牧使
趙禹錫為先罷黜其罪犯令該府拿問嚴勘何如傳
曰允○備局以李濟達為濟牧○咸溫徐畊輔狀啓
臣進請本殿：內奉審云：四百年虔奉之地忽有
此千萬古所無之凶度營邑官吏豐沛父老莫不奔
號哭如不欲生是白乎所常時守護之節苟能十分
謹慎蚤夜不懈是白乎則白晝賊度豈至此極是白
乎喻殿令宋欽詰段職是殿官時又入直咫尺之地
度出而不覺烏在其設官守直之義乎此與嗣直之

忠義輩有何間焉其罪狀令該府拿問嚴勘殿令韓
梁洙段伊日帷非入直事變在於本殿則為殿官者
焉敢曰無罪地方官永興府使徐會淳段直亦難免
常時不能檢勅之罪令該府拿問處之為旂臣忝按
此土不能盡旬宣之責至有凶極之度出於管轄之
地戰慄驚悚惟願適伏常刑為白乎旂凶賊及應問
各人等並囚在府獄而臣既到本府寃覈之前不容
暫緩故臣姑為親執盤問嗣後形止鱗次啓聞云
○戶判趙寅永辭疏不許○東朝傳曰日前處分惟
出於重事體之旨茲汪屬耳合有參恕之道前咸溫

徐耕輔特為公棟○慶科庭試取徐有薰等十人○
謝良兼冬至正使朴倚壽副使金興根書狀官李光
載出去○傳曰新及第南秉哲賜樂○時原任大臣
辛金吾堂上請對入侍領府李相讀曰北道賊變以
後近見狀舞驚慟震剝之情愈久靡定矣伏聞今日
按覈使狀啓入未而姑未見啓下之本自有騰來者
見之則罪人承款更無隱情似此凶賊不留畧刻具
格拿來亟令王府設鞠得情為宜故茲敢相率請對
矣慈教下者既有令王府發遣都事具格拿來之處
分臣不勝萬幸○夫幸今無容更請者矣東朝傳曰如

此千古所無之凶逆雖一時不可緩○故俄已有
教使之信道拿來矣都事下去則當於終日下去乎
承旨曰罪人若在咸興則似為五日在永興則似為
四日矣判府沈象奎曰惟是已處分而今遠登筵有
懷必陳不敢終嘿日前備使狀啓今書上下勅行問
安中使作弊多端微索無節仍請拿問嚴勅而伏見
判付下者該中使罪口罷職矣皇朝邱濬所撰大學
衍義補歷論前代內臣忠謹之福橫濫之害其說皆
可按也今此中使輩所為雖未知中路作弊之如何
而觀於終辭則大與忠謹相反可謂橫濫之甚而處

分之口於罷職罰未當罪伏以為恐其太輕無所懲
礪故迷見如此矣東朝教曰大臣中有此奏予亦料
之矣中使輩予非謂是也罷職亦非不謂薄也中
使既奉御押下去則當有詔文亦當有祗迎之節而
非但不為祗迎并與等候而闕焉豈有如此許之事乎
御貼何等尊重而畢竟奉安於隨陪處土壁處云寧
有若此道理此等守令胡不責之予非謂中使是也
領府李相璜曰云、東朝教曰予非為內官然渠亦
亦有罪則予何惜之○伴送使李憲璋狀啓曰勅時
安州問安中使鄭喜常濫平伴倘作弊多端以房妓

之不即待令投致邑吏鞭朴狼藉若到江山樓臺之
處則大張妓樂誅求浩汗其隨去別並各辦酒肴聽
聞駭歎以上勅時中使申寬哲言之自平壤至安州
載妓而行執此一端可以反隅并令該府拿問嚴勸
所謂伴倘與別並亦令秋曹一、查出嚴治何如傳
曰中夜罷職別並伴倘并令改司科治○東朝傳曰
即見按覈使覈覈狀啓罪人既承款其外似無隱情
覆載之間豈有此千古所無之窮凶絕悖之類一
時沁泄萬、悚愾痛惋令王府發見鄰事信遁下去
具核拿來至於金興成羅用福段更無可問之端自

獄中卽為放送按覈使卽覆命事回湯○按覈使
狀啓臣行到永興府與奉審大臣轉向咸興府之意
已為馳啓到該府以咸判金左根永興府使林永洙
高山察訪李錫周差定覈官與本道觀察使徐畊輔
眼同覈覈守僕羅弘根忠義韓容尚等元大益取括
今此賊度卽載籍以來所未有之極惡凶犯也罪人
之既地捕捉不淹暴刻有若非人力所可為而蓋其
戴頭橫目縱似人形不道蔑理卽是梟獍袖括之時
如若狂譎施威之後便不隱諱卽度情節一、鞫實
當初行誣雖若傷竊而末畢竟犯手至及莫厭之地

忍所不忍能所不能色藏凶心茶飯悖說窮凶至此
絕恃至此使一國_臣民相卒而手磔口商何足以
少洩神人之憤哉罪人既已承欺獄情更無餘隱是
白乎矣第狎辦之末歷一無吐吞而同謀之端儲而
般抵賴以其犯逆之猶不掩諱觀之宜無愛護黨與
之理而如鬼如蜮猶難測度招東招西無非恍惚似
此穉孱卽是不共戴天之君讐國賊是白乎旂金興
成段殊常之誣更無所據則同黨之目似難直擬是
白乎旂羅用福段藉使金興成誤彼見捉是白良直
聞度倉黃之際未及詳論亦或無恠是白乎旂并只

只還為牢囚於永興府獄以待處分為白乎祚守僕
羅弘根忠義韓容尚韓畧白韓景祿等段白晝賊度
帷曰意慮之不到移時嗣直大違守護之法意當日
凶變之至於此極者一則渠輩嗣直之罪也苟寃厥
由合宜何辟謹依下教按覈後交付於禁都處以為
具格押去之地為白遣臣則與大臣凌寢奉審次當
日離發云々

元大蓋初供云々其日早飯時到于濬源殿則忽
有人見之心到後西北門東邊墻垣下積資地尾
端上墻垣則內面稍高故以腰帶繫于門柱攀緣

而下丁字洞西挾門拔去鎖金開門入去直上石
榻則畫幅掛在故解其紅氈則全幅盡而隨手隨
下故矣身翻回以觀之際隨觸碎自致尾一散
落故仍為下榻殿內所在什物都聚結束作卜以
置是白遣又到守直房着紅淨衣二件周規四面
轉入點大木庫將欲還出負卜以去之際何許人
急入捉去于齋室仍為拘囚邑獄是白乎所嘗初
入去不過欲為翫景石榻上解下畫幅亦不過偶
然之事別無他心是白遣既有如干什物之所見
者故初有偷心里為結卜而後心神自動忽無負

去之心逗留殿內果為見投是白如乎影頓之解
下破裂矣身之所犯的實他無指使與同黨者是

如云、更格三格施威四格典
初格別無異同之辨

○東朝傳曰領府李相橫相領知事李止潤拜相○咸
盜徐畊輔疏答曰北殿之度驚痛震越愈久愈切尚
忍言哉以事體之重大雖施譴罷之典在茲屬耳合
有恭怨東朝已俯師矣卿其勿辭蓋殫旬宣之職○
秋到記講居首幼學卓景秀製述居首進士金益文
并直赴殿試○傳曰百國之首相何時不重而未有
如今日之甚者嗚呼肆予冲人叨承艱大之業仰賴

我慈聖覆育之恩姑幸朝著無事方域獲安而以言
乎紀經則委靡而無振起之望以言乎朝象則津澗
而無寅協之道以言乎民生則倒懸而無樂業之期
以至凡言攸為無一可恃補縫匡濟之策願不在於
輔相之得人乎嗚以端方簡貞之操有愛國願忠之
誠歷試內外績庸茂著標準廷臣輿望久蔚今日東
朝之特簡實由我純廟知遇委毗之遺意也豈徒小
子之深幸卿亦感激思造益倍他人而其所以振紀
綱而靖朝象救吾民於倒懸之中者予豈不責之於
卿、豈不自任而圖報乎自卿枝卜之日予實喜而

不寐茲遣史官略悉心曲望卿即日幡然以濟時艱
事遣史官傳諭于右相○傳曰卿三朝舊臣國之元
老今茲重卜簡在慈衷豈非傳所云尚猷詢茲黃髮
乎卿試思之歷考往牒國勢之孤危岌岌寧有如今
日之甚者乎然則其持扶而奠安之道匡弼而整頓之
責老成伊誰而又誰賢於卿哉卿不以小子之言為
是則已矣如以為是則以卿平昔體國之誠想不待
責日幡然矣遣史官傳諭于領相○史官書啓領相
李相璜以為臣是癡朽到極去死無餘之行尸走肉
耳今其不敢當之特命又何為而及於臣身也惶恐

惕喘歷日靡定繼又王人辱臨奉宣聖詔期勉鄭重
十行諄復有若臣之去就真有函於國勢之安危所
施非宜益增惶徧是豈如臣函多所敢承當之眷寄
哉擊讀汗渥尤不省置身之所願臣賤私且直目下
疾病之決難蠢動已往債誤之無望 補臣之巧身
於上已在五年之前而章不啻一再上矣伊時未蒙
恩準伊後連值事會雖未免遲回到今然臣之所以
自視世之所以視臣未嘗不以已退人處之以顯言
已退之蹤而有覲顏更進之步則國有廉隅寧有是
也進退之義於斯決矣抑又致政則古徑之大防也

供老則聖世之美事也。臣之區區血忱惟在於此而已。附奏體嚴，有不敢張皇煩枚容俟。日間叔台神魂冒入文字，為仰請處分。計然病息昏微，無以自力。尤切惶惴云矣。○史官書啓，右相李心洞以為臣於日前忽被萬言，不近似之恩命，驚惶震慄，尚未能自定。今又伏奉別諭，下者感惶之極，不覺酸淚之交。逆伏地戰，恐不知所達云矣。○成均雜升記進士南興中之中字，以極逆行，列字改以教字，而仍以舊名書諸封內。赴舉入格者萬，驚駭原榜中為先拔去，施以停舉之罰。事傳曰：允。○傳曰：日昨別諭披予心曲，卿

亦當幡然而涕油然而感也。願今國事茫無涯畔，靡所止屆，惟在承佐廷弼之地，忘身殉國，彌綸奉補。然後猶可以支持而為幸。無事元輔，以宿德重望，既膺慈簡，不日當造朝。卿亦鞠悴為期，相與後先。左右禪子共濟艱虞，則非徒予心深幸，朝野亦將賴以為安。豈不美哉。豈不休史官之去茲申數，告望卿即起膺命，以副側席之思。遣史官傳諭于右相。○史官書啓：右相李心洞以為臣以百無尚之賤叨此，万不堪承之命。神魂驚感，至于今靡所止屆。初於別諭之下，僭越。是惧未敢仰對，舍忍感伏。惟後處分，曾未數日，王

人再辱恩詔補隆勉勵備至尤是曠絕之恩數決非
賤分之所敢當者臣伏讀以遠五情如墜僮僕恃恐
即欲鑽地循牆而不可得也今亦不敢煩長其辭猥
同附奏謹當收召精神冒入文字仰請收還之恩云
矣○右相李正綱辭疏答曰以君才猷以君踐歷枚
卜之至於今日尚云晚矣卿何過謙之至此也民國
之隱憂方深朝野之行望已久卿具擢却俗曰幡然
造朝是所望也○以奉審大臣狀啓智凌奉審時女
邊以地方豈逢授官初不未待雜種執頃今付無處
事體道理俱極駭然該府使尹滋畊罷黜事○領相

李相橫辭疏答曰日前別諭已罄予至意謂卿犁然
不後終日今見來章非徒辭兵之過當至及引年之
義於是乎為卿不取也以卿宿德重望處元輔之位
假使國勢鞏固民生樂業尚不忍言私况今國有綴
旒之危民有倒懸之急以卿所處寧忍默然出此言
於今日予小子縱不廷恤狎不仰體三朝倚毗眷注
之感言乎不在多詰望卿即起造朝以副如渴之思
○傳曰日昨批詔之後側聽者久而一何無信息之
相及也國勢民憂之日益艱棘業已罄告言言亦已
竭而惟以目下言之秋冬之際庶務方殷中外酬應

日不暇給此皆待卿而決者而卿且優容暇豫坐尋
文具而羞無事者然豈所望於卿哉卿預體予誠
之轉益懇摯念此時之不可虛徐幡然即起以行氏
國之憂事遣知申傳諭于領相仍與偕來○傳曰詩
云無言不誓無德不報日昨之批固已整予衷曲矣
竊意卿之不日幡然跽予之餘又何往而不復也卿
於予從無可報之德猶無可誓之言乎以卿平日才
學早抱當世之志歷踐內外無適不當而今又進而
有為之地目見時事艱險有友、殆哉之憂而方且
沁泄優遊袖手傍觀不展布其所蘊則其為負壯行

之心而缺朝野之望當如何也望卿念大義之終不
可逃詞國事之終不可緩一朝起而整頓之予方拭目
以俟事遣史官傳諭于右相○知申李嘉惠書啓
領相李相璜以為臣以疏以奏披瀝肝血畢露公私
義諦之有不敢冒膺而誠淺辭拙乎應爰述日前批
教鐫誨嚴重今下詔勅反覆懇摯期待之隆已非無
似如臣之所敢當承者重以偕來有命而喉院之長
臨宣十行恩毅之曠絕尤是古昔碩輔之所垂見者
臣是何人又更當此惶恐戰悸不知所以自容仍默
則苦衷莫徹更籲則聖要為悚今則回旋無路窮到

極處惟有姑拚株諱冒承恩旨而陳血息以冀偉於
龍光之下而已第臣有採薪之憂端是素崇而疵又
增苦目下頒樣寶璽以自力造朝之期勢將俟少間
跡涉漫蹇惟增悚恟臣既以俟問造朝亦覆於上近
密之臣迺地相守尤為迫沅即賜召還千萬顯祝云
矣臣既承階未之命故姑為仍留之言敢啓傳曰知
道○東朝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聞領相 日出仕
云想應多事且有詢議之端果未知病患之如何而
如或可強明日出仕似好遣史官以明日出仕之意
傳語●東朝傳曰聞左相明日復命云原任大臣亦

為未待○史官書啓右相李公謂以為臣於日前冒進
拙訥之辭累暴肝膽之思蕲幸感激收還謬恩旋奉
批教不惟不賜允許辭旨去益曠絕尤非賤分所敢
當者錯愕失圖罔感真訴又於此際史官臨宣聖旨
首尾一百六十有餘言諄復鄭重始嚴終溫責之以
往而不復勉之以起而整頓有若賤臣去就罔係民
國而故為沁泄者然臣惟頑如木石奉此恩言寧不
知感苟使臣真有所堪之才具當此大有為之盛會
得效一丰今之報答其為万幸當何如哉而願奈至
庸極陋最居人下不足以任事為而備驅策則畢竟

僨誤顛沛貽害國事灼然可知此臣所以寧被慢命
之誅不敢為轉動之計者此是臣之斷、衷悃而疏
籲便悌於例讓微諒未副於聖心惶區轉深罪戾采
積蹈天誅地莫有所出文字屢瀆極知悚惶而情切
爰迫不暇擇敬將不得不申暴前懇仰請威罰較均
之極不知所達云矣○傳曰領相明日造朝云借來
承旨退去○右相朴宗薰禮判兼按覈使李仁淵瀆
源殿兩本官各凌寢奉審後入來○傳曰奉審大臣
禮堂入侍○政院啓曰時原任大臣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東朝傳曰瀆源殿御真奉來吉日以來

月望念間擇入○禁府罪人元大益具格拿來囚啓
○東朝傳曰庭鞠為之

十一月禁府問事即廳六單趙雲徹李時在李源庚
申錫愚南獻教李是鍊○庭鞠罪人元大益原情更
推嚴刑一次訊杖十六度傳仍捧結案○大王大妃
殿傳曰前後改望之事變假注書並拿問嚴勸李時
世○又傳曰庭鞠擬罷○又傳曰殿令拿鞠舉行忠
義以下移送秋曹嚴刑遠配○禁府罪人大益年三
十二結案父宗仁父美父廷八並故母朴白史生存
母美父師光故胎生於永興鎮坪社岩面空里仍為

入籍居生是白乎祚行凶節次段矣身所祀即古今
天下所未有之窮凶極變也四百年隆奉之地嚴重
何如億兆民依歸之誠彛倫所同而惟此梟獍其場
豺狼其性始若偷竊形跡絕惡或似風傳情節莫測
終至於忍所不忍敢所不敢而天地震驚無所回枉
臣民懷泣皆不欲生極逞大愆從古何限而至凶且
惡乃至於此寸剛分割不足當凶犯之萬一手磔口
齧猶未洩神人之同憤大逆不道的實遲晚當日軍
器寺前路凌遲處死事百官序立○兩司大憲曹鳳振大
趙啓昇曰諫黃基安掌令姜時永持平柳聯劄曰從
榮河韓文赫獻納韓安履正言李源祚

妃殿傳曰身為入直殿官千萬古所無之凶變出於
殿內白晝全然未覺察其常時不能恪勤守護之事
推而知之誅死猶輕典特傳無妄之科當日入直殿
令朱欽招嚴二次減死絕島定配出直殿令韓樂洙
嚴刑一次邊遠定配可也○右相朴宗薰耶啓北閩
庇聞甚多即其最著者該營餉耗之在六鎮諸邑者
誣以支放所需精擇濫捧乘穀價之翔踊高價發賣
穀不入境而利自充橐一邊邑賑絕巡而若無聞知
一邊營穀論價而恬不顧恥民因唾罵軍豈心服委
寄不輕辜負不淺雖以今番都試觀之沒技至於三

十八人濫雜如此罷謗難免亦係不職之一端北兵使李顯英施以削職之典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係為之○又取啓武臣乘輿本有朝禁鞍馬則舍其本業職分之事輿輪則取其便送視美之具甚是學習在所必禁而相禦遣鎮之有馬牌許騎驛者偏尚此習非輿不乘威脅殘驛勒責上乘以不服習之馬駕往租重之輿馳至峻險之路終經一行必斃乃已夫險程驅輿何異陸地行舟驛騎服箱便是公物私用西北驛路之日就凋弊職由於此今行取見驛站馬卒不成樣視年前倍甚郵官說弊郵卒訴告皆以駕

古何限而惡逆豈有如今番大益之窮天杌地至凶絕悖者乎彼以蠶蠅之賤乃肆梟獍之毒有此凶犯於莫重莫嚴之地以其手犯則人臣之所不敢道也以其口指則人臣之所不忍聞歷考往牒未有如此變之凶極又未有如此賊之絕憎臣等今於鞫坐目見其穉頑之狀耳聞其凶惡之招腔血轉沸心膽俱裂雖使手磔口腐不足以洩此憤也千劄萬戮不足以補其罪也鞫事已過王章且伸孥戮之典取當次第舉行而第念此賊所即是亘萬古所無之凶逆則所施之律不可但以孥戮而止則今日之所可擬者

惟有適雲已行之例而已縱無加於此之極律而斷
不可減於此而處之也此非但臣等之言即舉國同
聲之辭也痛惋之極不能按抑茲以縣額伏乞聖明
仰稟東朝亟施處分以適雲已施之律施之於此賊
以正邦憲答曰有加於此尚欲用之况已用於適雲
之律乎所請依施○禁府啓目清源殿令宋欽哲韓
樂洙等原情云身為殿官夜出無前則當日之全
不覺察是豈成說常時之慢於守護罪又何居或稱
以齋耶稍間或誣以夜前出直反覆究覈一辭遲晚
平問之下難以輸款並只刑推得請何如啓大王大

車為歸此不可不亟行禁斷自今閩帥以下守令邊
將若有乘車者令郵官報營一啓聞論勘施以濫
騎之律如或郵官懦弱掩隱則亦以驛馬私輿論雖
非武臣驛乘駕車並當痛禁此舉案書揭各站壁上
以為節目遵行之地以此嚴明分付於各道臣何
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刑曹啓罪人羅弘根
韓容尚韓界白韓景錄等嚴訊究覈泛稱遲晚游辭
漫濫究厥情狀極為狡惡待拷訊限滿更加嚴刑得
情何如○東朝傳曰渠輩以本殿守夜之員役一時
皆為空虛移次間有根古所無之度而蒙不覺察究

厥罪狀盡戮無惜而殿令既已勘處忠義等歲刑二
次絕島定配守儀歲刑二次絕島限已身為奴可也
○右相李止淵辭疏答曰謂予申之之諭字卿款之
之誠又比英續之至反復矍然之甚惡聖特簡論以
純廟遺意在卿追先報今之義諦尚可用外面之交
具常儀為規美之故哉卿頃念卿之出膺遲一日則
國事有一日之官舉然幡然以幸同事○東朝傳曰
特赦拿問之下假托家在城外終夜相持如有一分
不綱宜至此境朴齋璿為先施以湖浴投昇之曲當
日內押送不飭之禁堂施以越俸之曲入直參行都

事為先決去○禁府尊記時因朴齋璿特赦拿問之
下托以家在城外城外終夜相持不即執囚以致因
單子之徑夜遲滯事未前萬一駭然本罪外添問
目捧供何如傳曰允又落朴齋璿全羅道務安投昇
事傳曰允○禁府尊記朱欽哲全羅道康津古今島
滅死絕島定配韓樂洙平安道朔州邊遠定配事傳
曰允○傳曰予之欲必致者重在民固有其說而不
可已非所謂公而卿之所因辭者重在虛文無其說
而強為之說非所謂私乎雖在庶僚尚不可以私掩
公况以輔相之重居具囹之地欲以強為說之私易

不可已之公曾謂卿念不及此乎然則卿之去就
待兩言而况予何多謙諾茲遣史官庸申儲來之意
望卿勿復固執即起膺命仍傳曰此敦諭遠史官傳
諭于右相仍與偕來○東朝傳曰曰本奉來之事日
前途中已有酌酌而今番似少異於度基殿影
曠奉來之時禮到就叙大臣務從省簡廢鍊以入○
史官陪右相李止淵以為臣荐控憂迫之懇屢于崇
高之輒亦敢故為美讓姑備文具誠以所被誤恩万
一非賤陋之品所敢承當震恐慙感之自不得不到
底披歷務積忱誠雖其呼号之不已每覺嚴畏之深

切倘蒙諒燭之仁猶甘譴罰之加不意寵批終宣而
引勉尤為隆執敦飭徕降而恩礼去益鄭重臣戰慄
崩迫祇自恨其誠未上孚恩反仰微也非其招之
虞人尚不敢往今若顛倒休迫冒當不敢當之命終
至於不克負荷債敗國事雖萬被誅戮竟何所贖臣
之不度思動徒事瀆擾者是豈全昧公私輕重而為
哉豈知逋慢之罪之止一身謬應之害之溢一古無
寧受違命之誅不敢為越命之恭即其分義然身儲
未有命王人留辱已震之哀情尤不勝惶溢如蒙先
為召還則謹當冒死更願恭俟嚴誅云矣臣既承儲

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刑曹奉
記韓用尚全羅羅州智島韓界白灵光在子島韓景
祿與陽鹿島定配羅弘根誅島金古島限已身為奴
傳曰知道○前知事李止潤辭疏答曰借來有日好
音是僕又有來章蓮之意愈注愈甚非卿之訛
距人即予之誠未盡不足以感回卿心慶歎自訟不
然民國之危証敗事所皆毛羽不遠而不欲着手者
出於越視也於此兩者必有一焉卿自思之亦不當
以予言為過也望卿尚念駕屨之義以副側席之意
○史官啓右相李止潤以為臣三控血懇根瀆震聽

伏地攢顛冀燭微烟及奉批旨又失所屬擊瀆未半
心膽如墮而其中一二句語尤非臣分所敢承聞者
慄慄之極直欲溘然而無知也噫臣罪臣自知之以
無似之踪沾汚名器今將數旬而未蒙反汗之音久
貽一世之譏臣之罪一也恩私虛辱於媿議之賤王
人久留於荒陋之地以致國體之虧損屬越臣之罪
二也敦召之命凡幾遭笑而迷不知度甘自犯於萬
分方命之科臣之罪三也每煩一番恩數輒增一番
罪戾今若厭然自掩冒昧承當則將添一欺天之罪
此臣所以反覆思維蠢動無措者也止有崩迫稽顙

伏俟嚴譴云矣臣既承俯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
敢啓傳曰知道○案錄廳草記校正堂上有闕之代
權敦仁差下都廳之有闕代南獻教差下事傳曰允
○禮曹濟源殿影慎曰本奉來時節目東朝傳曰道
臣出待置之○傳曰前後之諭批予今詳已竭矣疏
至於三中書之故事已備而卿其無徐蘊矣方今國
勢如遇風之舟中流失楫傾覆之憂方在目前雖尋
常行路之人控且呼号奔救不暇他顧况其同舟之
人尚可以長拱徐詳晏然不為之動念也予之今日
所望政在批卿之治體塗塗而卿反於節過福專事

文身予安得不涓問而疾鼓也茲因知中復中悃極
卿其即地使屬副此恐之之謹切傳曰此放論都令
傳淪于右相仍與俯來○都令李嘉愚啓右相李止
淵以為臣於昨日聖批之下露感之情豈無止泊而
又小煩畏為惧草之轉卷亦未始自達賤表明為耿
二深懷慄問曾未移日喉司之長臨宣別淪渣音曠
絕責勉念陰邪古昔感際招延名碩之礼無以加此
我聖上受時求助之苦心其意有足以感動朕聆至
於若中流去楫之淪亦極至當而第念遇風利涉正
藉副手臣綿力淺智決死可擬於濟險恐亦更受

於晉弱此所謂望之冰其人施之失其道朝廷柔措
之緣且貽累何性非臣後亦欺負之罪乎臣之至今
瀆授若昧分義者固有羞、不得不然之案而滅意
淺者上穹感激之理若不可望臣於是進退惟谷如
窮無敵惟願速被當放之誅少贖頑昧之罪近臣陋
地奪留尤不勝惶慙亟賜召還以安微分云矣既承
儲來之命姑為仍留敢陪傳口不道○傳曰以予心
論論卿附奏情理之不相孚不幾近於逼越而北轅
乎冲人願予蒙昧草創叨承大業改令施措豈可得
意以次輔相之得人畱任老成則元輔佐撥暨所非

今日之老成乎何幸鼎席且倚國事有於請共宏協
共贊大猷使戎危之國勢轉以鞏固為故之民心仍
以奠安恬嬉心朝象隨以正度則予小子將垂拱而
仰成矣卿果無意於是而後乃末節之君文乎望卿
亟改而見幡然聽予仍傳曰此致論卿其更為傳論
期於儲來○都令李嘉愚陪右相李止淵以為臣逆
始慢蹇而輒為已窮罪合誅罰而轉釋恩救十行溫
論再辱深夜一介去就屢煩宸念且是何人乃敢當
此既無以重事瀆授又未敢曠日泯伏為今之許唯
冒借方寸之地冀回咫尺之天而陝甸震剝之餘賤

患疝積之症重添寒感委席呻吟無由收斂稍俟累
于日潤治此可呈身文陛恭候明命知申之鎮日相
守悶悚之極如添一病旋即召還千萬願祝傳曰知
道備來承旨退去○東朝傳曰鼎席具仿國事幸甚
初十日次對依例來會○東朝傳曰濟源殿御真曰
本奉來時大臣右相進去移摸處所以度照官光明
殿為之○東朝傳曰永興府院君所帶平布提調與
司宰提調相換○右相李止淵禮參趙斗淳濟源殿
御真奉來事出去○濟源殿校寫都監都提左相朴
宗薰提調趙宣永判李紀淵判李義準判○傳曰禮

判工判并許通前望禮判金道根工判曹鳳振落點
○東朝傳曰前禮工判兩帶都監堂上並減下其代
令該曹口傳單付即為合同○戶判趙宣永疏以為
方帶都監堂上亦即會同且史事到付方始自有相
妨之端乞賜變通事答曰兩所管兼果有相妨且值
年冬閑印待明春為之可也○傳曰上雖進饌慈教
如是恩惻不敢不承順而告布之節謹依正廟甲寅
已例承行○禮曹筆記來戊戌元朝大王大妃殿寶
貯子句稱慶臨煇仍節當為磨鍊而謹稽甲寅勝錄
則親上致詞箋文表裏後親臨受賀矣今忘依此磨

錄事傳曰依為之○東朝傳曰來正月朔一日陳煥
時各致封進各道方物○儀一併封進進文事
分付該曹

十二月以李紀淵為水丞留守○義禁府軍記送賊
大蓋妻於仁連以十五歲免絞原津縣母朴台史產
陽縣妹者斤阿只梁山郡并為婢第者斤老味核長
縣為奴叔總角與陽縣流三千里安恩事傳曰允○
瀟源殿影頓曰本奉來時大駕詣教化門外祇近○
右相李止淵祀祭趙斗淳瀟源殿御真曰本奉來後
入來○右承旨李寅教陪臣承命來詣日寒壇奉審

則所用犧牲初不進批日勢漸晚案有未及之慮今
方連加催促而莫重祀典致有此無前之乘乃鷄
雉不能探觴之典牲器校備從重推考常諫官負本
院請推之亦無他可施之則何以為之而臣則者牲
浚浚命之意故啓東朝傳曰祀典所重何如而犧牲
不為符令乃鷄鷄進批官為之法去令該府拿問
重罰負役負人令諫曹巡律嚴繩不飭之提調亦為
罷職可也○傳曰日寒如此輕囚放釋○傳曰日寒
如此內外各營八直軍兵各門守門軍着衣与流丐
摘奸以來○政院啓曰時因眾人李允榮係是特教

重勘故仍因張東七權係是輕囚故并放送傳曰
知道○以咸鏡監司徐耕輔狀陪咸判前官李稷遠
永與前使李鎮華吉州前牧申紹茂山前使梁宣洙
慶與前使李秉吉穩城前使李光龍等處公營私害
民露邑無良不法之罪狀令彼司稟處東朝傳曰現
此狀辭寧欲無言此亦不法之類不可尋常處之令
廟堂稟處○禁府管粘連向前李允榮亦祀典所闕
本自嚴重而犧牲封進不能趁時致有承宣尊記清
罪之其事未前有萬々驚悚考諸法例律無視合論
其所犯罪難為切施以遠配之典何如啓依允○備

過司啓曰咸監徐耕輔狀陪咸令廟堂稟處奉命下旨
雖云法紀款弛貪墨肆行而猶不料無厭後憚至於
此極當全道大賑之時以幸災之心售射利之手賊
汚狼藉至有此道路論列此若不按之以常法其可
曰國有典憲而亦何以謝此時民心乎第贓律至重
有不容無一番覈問并自該府拿囚嚴向捧口招待
輸款更令考律稟處其中方在外任人本職先為改
差後遣府隸星火拿來時在過邑人待交代一例系
行之意亦為分付雖以道臣言之管下諸倖恣行不
法無所不有而刺果無聞賑惠不究失職之罪在所

難免前咸監洪敬謨施以譴削之典傳曰允○禁府
陪前永興李鎮華前吉州申紹前茂山梁宣誅而德
城李光鼈口招云傳旨內辭意發同目屢次盤覈
是白字則或一直抵賴或游辭漫漶終不直招平問
之下難以取服寃厥罪狀尤極痛惋此等罪囚不可
以曾經侍從及宣傳官有所循例施行并只刑推得
情陪并只除刑推叙處○東朝侍曰諸囚雖極發明
道啓既如此別無更向之罪并以遠島定配磨鍊以
入可也○備過司陪大政在前竹山春川文川鏡城
駐器之代當為差出矣四邑以積弊之局存從實荒

屢當通易民甚事勢轉至於不可收拾必以素著教
績人勿拘常格各別揀送之意分付銓曹何如傳曰
允○東朝侍曰此道諸停中或有罪而不入於
狀聞中今聞右相言路過安道時以前停事有民訴
而民訴果有案狀而該停招為偶違則是定朝審刑
政而亦定道臣對揚之意乎安道前使尹滋耕罷
犯有無今道臣更為嚴查登聞事分付○柑梨李玄
文直赴殿錢○傳曰自今三十日至來正月廿二日
各司職牌

觀報畧記卷之四

戊戌

正月上詣仁政殿親上致詞箋文○大王大妃殿聖

壽洽滿五旬稱慶陳賀赦教大提學趙永製進○勸農綸音

行都承旨李嘉愚製進○傳曰東朝五旬稱慶陳賀時致詞箋

文禮物丞對舉承旨李嘉愚禮房承旨徐英傳嘉

左右通禮并加資○傳曰今番陳賀時宣教官鄭取

朝加資○大王大妃殿傳曰慶州府尹望筒首擬宋祥末

雖下勿拘常格各別擇差趙基後蒙點○傳曰月正元日

既伸頌祝之忱此誠千一休也其在慶幸之道合有

推廣之舉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洋
人懸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最久條限五萬石并高
減事令廟堂行會○傳曰今番親傳致詞箋文時前
道鼓吹依甲寅年例施賞典樂賞加○以慶禮陳賀
時各差備官賜賞有差○禁府李穆遠全羅道灵岩
郡遠島立配事傳曰允○備邊司草記楊州牧使閔
永勳邑還盡入積逋餉簿舉歸虛名至定爰辭無難
上徹極為寒心令道臣行查以聞所以矯揉厘刷之
方更令道臣邑倅商確措處該倅則值此艱虞之時
積月尋單舉行未由等語自悌煩宵之科難掩規免

之跡逆羅適中其願始先從重推考使之還官戴罪
舉行事傳曰允○左議政朴宗薰辭疏荅曰鼎席之
具備屬耳國勢之憂虞溢目卿以老成豈思言私於
此時乎况今核募重役卿方監董尤豈可許卿就閑
手卿其憫時事之艱棘念推車之至義亟祈未章勿
復辭矣是所望也○人日製屠首生負金左根直赴
殿試○大王大妃殿傳曰景幘移募後奉審時原
任大臣兩國舅同為入參奉審事分付○大王大妃
殿傳曰太祖大王平日軫念北民庶不用極豈非今
日後嗣王所可仰体者乎東北荐歉民事不可不念

影幘奉還時節目令禮堂就議大臣務從省簡以入
○備邊司草記即見畿監李光正狀啓則備陳陽智
縣凋弊難保之狀仍請本邑流絕戶還穀三千九百
十九石零吏奴通六千七百五十五石零限十五年
除耗排捧丙申以前未納大同米五百六十石零田
稅米一百六十五石零太一百二十石零并許代錢
排納各衙門各年未納軍錢四千二百四十六兩零
及結錢七百三十四兩先施量蠲仍令排納軍伍之
既故不代七百五十名待流民還集限十年減額事
并令廟堂稟處而還通始通仍通及三稅未納之前

後守令、該府拿勘通使諸漢自本營依律勘處為
辭矣第令民邑之勢窮到極處今此煩聞無異於大
拜疾呼亦不容恬視徐噴一物牢拒就結錢軍錢兩
系限三年許令排納而正賦排年非所可論置之以
錢代半則或不無傍援之例丁酉當納系外自甲午
至丙申未納系特許代納以示朝家優恤之意還餉
亦限十年除耗排納而以每年當捧之為幾許與隨
捧隨即措處另具如何可無仍通生弊之方畧更為
報司以焉憑處之地軍抵減額國則定制戎政為大
有非敢議到於變通者且當納未納中量蠲云、亦

非自下所敢仰請之事殊欠嚴慎之義亦并查之該
道臣施以從重推考之典各年現告之核守令及員
通諸漢并依道啓令該道該府考律勘處時俾非曰
無罪既異自犯姑為分揀戴罪察任使之彈竭向前
期有息補之效事傳曰允王大妃殿傳曰觀此回
啓廟堂之如是為言實為允當而自上既聞之後亦
豈可視若尋常不為陽民地乎軍錢及還穀并折半
蕩減其餘依此年限排捧兩稅未及代錢亦為限三
年排捧之意分付庫堂○京監李光正啓砥平縣社
稷作喪罪人金宗詒依律勘斷該縣監李祿在令該

府拿處事王大妃殿傳曰社稷所重何如而又有

此前所未聞之喪萬一驚悚該縣監烏得免常時不

善守護之罪為先施以竄配之典善山○咸監徐耕

輔啓本安遑前府使尹滋畊罪狀令似司稟處事大

王大妃殿傳曰今見此仰查啓安遑前俾茂法犯公

之罪可謂凶赦矣豈知侍從之列有此大無良之類

乎依前俾例令該府嚴問捧口指以入今此查啓若

是明的別無顧藉則前啓之不為同入雜未及察若

無今查行查之舉幾使如此墨倖獨為幸遑道臣豈

免當初踈畧之罪乎該道臣施以越俸之典如是而

又或有罪而免罪者實亦到底對揚之本意更焉十
分詳察無憚煩及隨現以聞事回論○禁府照同安
遣前府使尹滋畊口指原情云、傳旨內辭意發問
目反覆究問專事漫漶終不直陳論其情狀尤極痛
惋此等罪囚不可以曾經侍從循例施行刑推得情
何如啓大王大妃殿傳曰尹滋畊殿觀此原情別無
可為發明之端不須更問依已往諸條例遠島定配
可也監甲○院議行都趙秉寬左副金大根啓曰伏
見慈教下者乃有女丑罪人姜時煥放釋之命臣等
相顧愕貽結之以愛悅之至惟彼時煥負犯何如閑

係何如諉以言事肆發凶悖之說及其執翰專事掩
秘之計駭情未究酌處遽降輿情憤鬱尚今如沸而
忽有此萬、非常之特命而釋綸一布堤防必壞其
何以嚴上下之分破中外之惑哉臣等職在惟允義
難緘默茲敢相率聯額伏乞殿下亟稟東朝即賜反
汗俾王章臣分毋至墮懷之地千萬顯祝答曰姜時
煥處分出於東朝特教卿等職是惟允異於墨閣即
為頒布○時原任大臣奉賀南公報領改沈象奎
左議政朴宗薰右議政李止
淵聯劄答曰姜時煥事東朝處分豈無斟量而死卿
等俱以老成之人又何如是爭執乎所請不允○院

詎再啓不允三啓答曰前批不云乎職是出納而至
於徑日相持有幸事体更勿煩聒而為頒布○時原
任大臣再劄答曰慈德如天地覆燾於餒虫之賤何
誅乎處分已下予小子惟當奉而行之而已卿等諒
之更勿煩請○玉堂應教李時在副浩說議校理趙
豐徽副趙世春成原默從換任
百徑韓廷儀
副李殷相聯劄答曰昨批已諭又何云也○大
諫安光直正言李廷在尹橫疏不允持平李義晉疏
如之○大王大妃殿傳曰政院事極為慨然傳教之
下今已經寤而尚不頒布此命令闕而不行為今日
君上者不亦難乎從今更不欲下教政院知悉○兩

司大諫安光直持平
義晉尹橫李廷在聯劄答曰政院尚未舉行未知
卿等所爭者何事勿煩○玉堂聯名再劄爾等不見
臺批乎勿煩○兩司次對牌批啓辭不為頒布○院
議啓答曰課日瀆擾於心安乎勿煩○大王大妃殿
傳曰傳教之下歷屢日而終不頒布此予言未能相
孚於羣下之故也如是而何以對朝臣乎自今凡于
公事勿為入稟○大王大妃殿口教曰傳教尚不頒
布此亦既戲也美談也而多日相持此何体面乎若
又終不頒布則凡於公事勿為捧入○大王大妃殿
傳曰此人之疏舉朝鮮討以語犯重至於設鞫故未

抄酌處島配焉之然其言則果切時之言也其曰輔
而抵國治日少亂日多災異疊見警告丁寧觀形察
勢必有所由若雖未知旨意之何如而予則誠葉石
也且今歲月稍久有參諫之道楸子島安置眾人姜
時煥特為放送○玉堂副劄答曰已諭於前批課言
如是能無濟援之歎乎勿煩而司副劄答已諭於玉
堂批勿煩○承旨趙秉胤李正菴金大根尹與圭徐曼厚副劄曰臣等
俄伏承茲教下者以前下傳教之末即頒布至有公
事勿入之命萬、震慄萬、震駭直欲求死而不可
得臣等自知臣等之罪只緣臣等之無狀致此辭教

之過重臣等之罪難萬被誅死不足以少贖也泥首
伏縮恭俟斧鉞即是臣今之所當死而奉此非常之
嚴教而晷刻晏延亦非臣今之所敢出茲敢瀝血眇
顛亟重東朝即收公事勿入之教以光恢弘之盛德
仍治臣等方命之罪以勵朝綱焉答曰朝者嚴教因
卿等不為舉行之故有此一時巫怒之教今已舉行
當仰情收還矣○大王大妃殿傳曰俄者公事勿入
之傳教還以○時原任大臣疏云、唯院之徵還即
職耳竟因慈聖不敢承聞之教至於顛倒頒布在聖
人躰下之義恐不宜如是智逆臣等日前再懇誠淺

辭拙未蒙開納而一段愛愛歷日耿、茲將前劄餘
意又敢申控仰稟東朝善時煥放釋之命並許及汗
慰舉國之公論杜將來之亂事前後辭教之過中者
亦賜收還以光尊德千萬顯祝答曰前批已悉予意
卿等又何不諒如是嚴教已蒙收還矣○左江改朴
宗董辭疏答曰以今國事因涯予豈欲舍卿而苦懇
如此今姑勉副大臣不以居位去位有異益陳嘉謨
嘉猷以輔予不違○傳曰今日改咸興判官金左內
移

二月咸監徐畊輔辭疏答曰向來慈教處今至當卿

有何可引之義而至於廢務乎事極乖當勿辭益勉
對揚之責○大王妃殿傳曰北仰事誠是意外初
無可言之情勢而疏引已為過矣又此廢務之者是
何分義况濬源殿還安在近舉行方惠此豈道臣言
私愜處之時乎萬、駭然所當直為嚴處而此際進
易實為可悶依外補例施行無岐以難安等語更勿
煩聞之意庶堂星火申飭○兵判權敦仁疏曰臣於
日昨邊將不薦人請推尊記長閑縣監誤書以府使
至於啓下雖臣昏亂全不昭詳乃有此錯謬該堂問
備臣當首實而伏見傳旨下者以在直僚堂為規告

矣草記之出於臣手繕寫之在於臣眼則使僚精勤
實為慚悚伏乞改以臣名云云答曰本事不過備問
而卿言如此令改院改捧視告○傳曰瀋源殿御真
移墓還奉此實國家莫大之慶典而推惟我太祖大
王眷顧豐沛之盛意豈無感喜之舉北道科除初
試設行○傳曰搢式使許通以李惟秀為之○大憲
宋稚奉逝單傳曰宋祭酒以林下宿德久被先朝之
禮遇而予小子嗣服以後尚未遂招延之誠方切歎
恨今聞逝音不勝傷盡之至喪奠等需令該書照例
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題給○傳曰影幘還奉

時朴判府事陪進都監堂即依己巳年例置之左承
旨徐英淳史官李時愚陪進○備邊司啓曰楊州牧
使閔永勳以還穀未捧因金吾讞謝勳以奪告身之
律矣雖其所犯或有間於始通仍通諸人既係當捧
而未捧則自有常法廷尉當是也茲該邑事情之難
付生手已有前此覆啓今姑仍前安徐使之戴罪還
任彈竭自效以為萬一息補之地何如傳曰允○光
明殿酌獻禮酌獻禮別單傳曰贊禮行禮判鄭元容
內下大唐皮執禮行副護軍李敷榮嘉善大祝校理尹
通改并加資典祀官以下賜賞有差禮房承旨李

魯秉^嘉善^嘉慕寫都監別單傳曰都提調朴宗薰具鞍馬
一匹面給提調金迥根無任勿論華留李紀淵大護
軍李義準日淺勿論戶判趙廣永馳馬一匹面給史
判唐鳳振都廳副應洪說謨副校成原默加資郎廳
以下賜賞有差○大王大妃殿口教曰今番影幘移
慕六手萬、慶祝都監提調堂即以下各賜內下表
禪一襲自政院傳給○春到記講幼學申恭運製述
進士沈敬澤并直赴殿試○楊州牧使閔永勳疏請
還通還徵答曰公納之郵移乾沒既係法外况道查
中數文亦不相左則還徵一款在所當然今秋唐準

捧後章記

三月葉房入診領議政李相璿所啓金甲島定配罪
人尹滋畊以侍從臣受字牧之責目無民事其所贓
犯之登於道查者狼藉如此論厥辜負其視餘人倍
律猶輕而第聞其編母年滿八十且無他兄弟云矣
常法鍰贖雖非似此重犯之所可援議若其母子生
死訣別永無見期則情理切惻矣若轉寧東朝或
有可代之典如放逐禁錮等律則法或不至全廢私
亦可以獲伸而此罪臣之所敢直請惟在處分之如
何而如是則與同罪諸人雖不無輕比從寬之異在

孝理大化容似有朕念矜惻之政矣且聞瑞興徒配
罪人柳相兩本生親年為七十七以重在所後不岐
援例收贖而今已赴誦矣凡有侍從推恩或所後無
可施處則移施於本生既有稟許之成例以彼傍此
亦似為宜許收贖之典矣大王大妃殿答曰尹滋畊
以侍從之臣謂此時無難恣行不法決不可饒貸情
理既云如此竄配雖許放而豈可仍無罪名字律名
則大臣諷奏柳相兩依所奏特為許贖可也又所啓
尹滋畊放配後律名伏奉漢奏之命而當有司存焉
自該府考律稟旨舉行之意分付何如大王大妃殿答

曰依為之○領議政李相謹辭疏答曰卿以此言元
輔痛言國勢民事無復餘蘊卿不思擔夯尚思却免
乎是豈卿言私之日且以筋力言之臥閣論道又何
言乎筋力聖卿念此時國勢民事之艱棘亟新未章
益恢經濟之責以措盤泰之安○備邊司啓曰即見
忠監趙薰永收啓則以馬馳到清州兵使延命時適
有身病不得已使編裨代受矣兵使韓應浩既到館
所不為延命其罪令庶堂稟處矣外道聞帥是俾為
觀察使所管轄者馳進觀察使治所也行所到邑行
延命禮而是禮也即為教諭書所重也非為觀察使

而設也。無論觀察使親受與不親受，當延命者只當行所當行之禮而已。今以帥臣以道臣不親受，謂有欠於優待，帥臣之軀仍廢應行之禮，抑有何據？無有是處。該帥臣罷職，何如大王大妃殿傳曰：以監司之不為親受，仍不延命，兵使之所失者重，以軀例則罷職可矣。而清州牧使徐遠易兵使，又為罷職，則營邑一時遠易迎送之弊，不可勝言。罷職去徐從重推考可也。○以勳頓陪進大臣以下別單傳曰：判府朴宰董勳禮判鄭元容兵參尹致謙，勳前承旨徐真淳嘉善檢閱李時愚，陞六滬潭殿令崔世辰京職，調用京監

李光正原監洪推圭咸監徐耕輔并勳大祝北評事權大旨高山察訪李錫周右引別者役以下賜賞有差。○領議政李相璫辭疏答曰：以今民國之抗擯孤危，卿雖休閒尚欲起而共之，既在其位豈欲舍卿然卿之苦懇如是切至，今姑勉從所請，分以釋負，其心隨事陳開，補予不逮是所望也。四日備邊司啓曰：即聞今日武一所有尊記撤場之舉，云此實前所未有之事也。舉子輩之咸羣作學慢不應試，已是大闕紀綱處，而為試官者不能隨事操制，竟至於不得開場。老論以試軀萬一寒心一兩語

試官及監試官并施讒罷之典仍令訪事更即差遣
以為待明朝設試之地而昨日歐人之巡牢輩及起
鬧之諸舉子并為查出移法司照法痛繩之意今付
試所何如傳曰允紀綱雜曰解弛豈有如許爰在初
試一所罷場作挈之用良并移送秋曹嚴刑後遠思
島充軍試官一并削職可也○兩司掌令金鍊獻
納李是鍊 疏曰臣等俱以庸愚之質猥應監試之命而應射舉
子自初開場每患弄奸方欲斜察禁戢之際禁亂之
捕校待令之巡牢不無誤犯昨日之作挈舉子之
過也今日之惹鬧巡牢之罪也舉子輩期欲先治罪

後應射而巡牢等回啟隱避不敢現形雖欲治罪而
設場其勢未由相持半日屢度回論終不回聽揆以
紀綱誠極寒心舉子等不可無停舉警責之道而莫
非臣等溺職之罪短章自列乞賜威罰若曰一所俄已
罷場試官并已處分爾等亦為削職○政院啓曰俄
因備邊司草記試一所初試已承罷場之批而兵曹
判書權敦仁誤認以試官更為差出未請清鑰臣亦
未能照察徑先啓清標信至於開門之境臣之職也
萬一惶悚而兵判推考何如傳曰允爾亦推考○兵
判權敦仁上疏自列若曰昨夜事卿亦做錯非細羅

職左副承旨徐戴淳疏引若曰做錯由於改院甫亦
罷職同副成大璉疏引同批○永禧殿酌獻禮別單
傳曰殿司奉奉沈元澤六品職調用執禮鄭德和茅
一室大祝金公鉉并加資第二室大祝以下賜賞有差
○備邊司以洪說謨為義州府尹○大王大妃殿傳
曰飭已施矣兵判權敦仁罷職分揀○兵判權敦仁
辭疏答曰做錯也故至於罷職既罷而仍又何辭為
即為入未受行○備邊司啓曰今番廷試武科初試
二所事誠極駭歎設場之時初不能禁戢雜亂任其
容奸出榜之際又不能一遵規例致有物议况入啓

之榜目徑日久滯外間之謗本先時已播由前由後
似此科榜曾所未有若以事過而仍置將何以懲勵
於未後當該諸試官并施譴削之典雜以監試官言
之無所糾正難免失職亦并罷職何如傳曰允○謂
聖○大王大妃殿傳曰每徑一番之科則國綱壞損
一層又當一番之科則實令人不喜矣至於今番武
科庭試初試而紀綱尤無餘地文科只屬數日應復
有如是之慮是豈專責於赴舉儒生乎為試官者一
心精白對揚無一毫私意之參錯於其間則奔競從
何以生乎即今八方多士既已咸聚此傳教真諍翻

騰咸令知悉可也○右叢政李止淵所啓臣以今春
武科試所事後已請勘諸試官矣蓋試所雜亂之罪
固在於舉子而若其唱徒設計助勢作孽惟舉停習
無所不有試所之莫可禁亂莫可防奸專由於先進
武弁輩之為其後援故臣廉得其尤甚三人姑先分
付停望而慢蔑國法壞亂試場豈名以朝官者所可
為乎此不可薄罰而止前郡守李禎植前中軍金性
浩監察來觀和等并令該府拿問嚴勘以為各別懲
勵之地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庭試取
李晦榮等 人○三日製居首幼學張仁遠李

又新并直赴殿試○傳曰新及第金左根放榜日永
安府院君青陽府夫人內外祠叔遣承旨致祭○大
王大妃殿傳曰嶺伯將差代嶺南荐歉民生倒懸其
代勿拘資級各別擇差事分付廟堂○以權敦仁為
慶監○傳曰新及第金左根副校理除授○右叢政
李止淵所啓日前三日製入格儒生頒賞時內閣丹
子趁不待令過午而未及頒賞儒生輩以謁聖試入
場之緣此遲滯至請以頒賞樣行禮退去則政院竟
未免曲循之恩賞事跡何等重大而使之半日等候
奉虛而退去者似此舉措前所未有以此不可以事過

而直之當後承旨施以譴羅之典苟究其由則不飭
之責亦安得無警伊日入直閣臣一躡罷職而舉行
慢忽之閣吏令收司從重科治以懲未後何如上曰
依為之○傳曰兵判有勅之代朴岐壽除授○謁聖
取李寅頤等三人

閏四月承旨前望李光正落黜○改院啓曰新除授
承旨李光正曾經都承旨而例不得陞付何以為之
傳曰都承旨許連○判禁鄭元容疏曰臣以上土前
臣使朴敏惠配所磨鍊事至蒙越捧之嚴警臣違急
庶揣之中得聞改院以議律參聞之兩堂并捧傳旨

伊日臣果與同知事臣鄭鴻慶同赴參互計準之法
勅以杖流之律及其付功減等流轉為徒而中道之
配循例定入則律於是乎視罪而太輕矣凡係配所
磨鍊刑堂獨為舉行而僚負不相與聞府例即於今
若因臣失當之罪至使無干之僚負混被威罰則此
惟臣心之難安豈不有欠於綽核之朝政乎義難混
默畧控事實仗乞亟賜裁斷仍治臣不職之罪以警
具僚若曰卿不可謂全無所失越捧既有東朝處分
引義之意又欲何為○禮曹草記英陵令吳宅良以
近里居俞姓民之一門四口勒定陵軍杖拘索賂侵

虐備至竟使老民至於當庭自刎之境事未前有萬
萬驚駭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問重勘事傳曰允○傳
曰先大王實錄今已奉安洗草宣醞等節依辛丑例
舉行○院議左承旨金在日啓曰即伏見實錄別單
書入判下者門黜罪人洪奭周以總裁之任蒙賜馬
之典豈有名登合啓蒙上賞者乎昨年尊崇都監別
單中亦蒙是典而旋因院奏即有還收之命令何可
異同亟賜還收焉答曰依啓○以實錄總裁官以下
別單傳曰總裁官領府李相謹判府沈象奎朴宗薰
各熟右議政李止淵熟都廳堂上申在植加資趙

寅永內廐各房堂上趙寅永洪義準日淺勿論金履
載熟徐俊輔金學淳金蘭淳李翊會洪敬謨朴晦壽
徐憲淳日淺勿論金銘金邁淳無任勿論李嘉愚半
馬熟徐昕輔熟馬校正堂上金道根權敦仁各半李止
淵鄭元容徐有槩各熟馬校答堂上鄭基善李憲璋朴
永元金弘根各熟馬都廳節廳沈匡升徐元淳趙雲
澈南獻教并加資李寅阜徐戴淳洪在詰李源達各
馬半尹興圭李公翼金學性趙得林各兒李淵祥金
洙根日淺勿論各房節廳金德喜姜時永朴承輝并
陞叙姜時永以已經準職因李源庚申錫愚曹雲承

該唐草記加資判下

金基繼趙在慶洪祐詰徐憲淳鄭德和金在田李塏
朴齊憲韓鎮庭宋應訖黃浩民金大根金逸淵李源
益林永洙李明迪李光載李貞夏鄭濟和金炳奎李
繪九趙秉憲朴長與金在根李正履李時在曹錫亨
朴耒萬韓啓源洪翼燮趙世春權大肯金鏞金應均
姜漢赫李晉翼徐若淳鄭寂朝趙秉恒趙啓昇金公
鉉金炳韶尹晚求沈承澤尹權韓用幹任百能見吳
取善權用徑徐念淳李是遠金東健洪義錫李家淳
宋尚玉姜必魯李鼎叙趙鶴年林基洙李魯奎李謙
在鄭煥義李孝淳無仕勿論黃稜金錫淳宋能圭趙

錫龜吳致淳金龍洛權漫沈能恕權謙李魯確朴訖
九尹致定李埈柳聖和俞鎮五鄭灑俞象煥金英根
日淺勿論粉板郎廳李殷相陞叙韓安履宋柱獻洪
永奎金輔根任百徑林肯洙李源祚尹致秀名見洪
說謨日淺勿論別工作李綢愚陞叙其餘賞賜有差
○郝承昔李先正疏曰臣於納符之日病勢適苦既
不能躬詣清禁揆以義分罪在慢塞豈敢以區區之
私復為干瀆之計而第臣近有切悲苦之情方有事
於先山矣疾痛之呻不暇徃詳敢冒暴哀懇徑尋
鄉楸云々荅曰所請依施○判敦金過根以病辭疏

答曰卿之慎節非不周慮而元戎重寄也以卿衛國之義向上之誠豈可因一時无妄遽請釋負而况聞卿之諸症比之向來漸就差減者予營務今又稍暇至若惠旬本無時日緊急之事并可以坐鎮而臥治萬、不當萬、不可卿其安心勿辭專意調理○備邊司啓曰江界馬、海鎮將昨年秋為彼人所縛去之說亦但風傳已久至有其家人訴牒故茲聞本道使之行查矣即見該道臣朴晦壽狀啓謄報及報本司查案則雜與傳言不無參差而可知本事明有根因矣該倅已有道啓論勘自當援律定罪而雜以巡

兵營言之事出部內徑歲掩益此雜與我國人犯越有異邊界防守之不嚴安得免常時不飭之責乎其

時道帥臣

監司朴晦壽
兵使李惟秀

并施以謹嚴之典大抵沿江

處宣防本意專為此等應變近來道帥臣一談主鎮官之得人江界府使之代以清嚴鍊達之人勿拘常格另擇差送之意分付銓曹未頭防守之節令道帥臣爛加商確操束邑鎮嚴立紀綱無或懈弛而如有事目則不得不添入彙列隨意見登聞以為稟裁施行何如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事未前有萬、驚歎此事奏聞當否時原任大臣爛漫商確後日次

以為稟定○以金祖相為格式使以鄭基善為平安
監司○全監李憲球狀啓咸平縣社壇位牌作喪事
大王大妃殿傳曰觀此完伯狀啓咸平事萬々驚悚
似可以依例處斷而此典向未砥平事相同其時之
事畢竟處分意有在焉此變尤異於殿牌作喪事極
關係於所重苦用一物之法則未知後弊之如何大臣
詳為裁量以聞位牌造成奉安之前斯速舉行

五月吏曹草記即伏見右捕將草記本曹使令令憾
於捕校之誤捉渠子縛致該校一齊毆打當下致斃
至請曹隸之出付該廳其作黨同惡之類并令秋曹
嚴敷照律嚴繩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捕廳草
記昨已見之而大抵今番事異於尋常殺變如有一
分紀綱寧或如是作亂諸漢一并出給秋曹各別查
覈常時不能探東卿亦有所失從重推考○大臣備
局堂上引見八侍右相李止淵兩啓以咸平縣社壇
位板事伏承慈教之後有所仰奏於講筵者矣昨冬
砥平事後又有此變况其查報多有疑案若此不已
末流之弊有不勝言慈聖軫念之及此臣不勝萬々
欽仰此後則依殿牌作喪事田失火之守令勿罷例
著式施行實為慮後防弊之道故敢此仰達而後俾

則既有常時不勤之罪且係令前自當照例勘處而
大抵各邑社冊修護之節極為踈畧以致尋常作變
之如此嗣後則益加嚴慎常戒防患之意遍諭於諸
道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其在慮後之道不可不如
是變通依為之又所啓月前以武科初試釐弊事伏
承預為講定之慈教以趁即商確稟奏之意仰達矣
弊到枉處各有通變而他無好樣方策只有一條可以
援行者式年及增廣武科初試皆自各道試取故京
試無雜亂之患鄉舉無向隅之歎謂聖及庭試武科
亦用此例則許多弊端不期去而自去此係科制更張

有難處新令兵曹收議于原任大臣及兵判各營將
臣眾議若得一就設廟堂成節日啓下後知委各道
以為定制遵行之地何如大王大妃殿傳曰所奏實
合於嚴科場勸武藝之道永為定式以此施行又所
啓孟子曰國無仁賢其國空虛顧今人物泐然不可
但以空虛言由是而國勢孤弱世道委靡政宜傍招
才俊聚於朝廷之上如朱子所云羸病之人鍼藥所
不能及而熅其丹日氣海則氣血萃於根本者也在
昔列朝盛際林樊宿德召落朝武進而裨補治化退
而矜式士趨此所謂氣之元氣而世級漸降儒教浸

衰旋拓之典多悞文具羽儀之美遠焉無聞此專由
於蒐羅未廣禮遇未盡而然天之降才國之用人豈
盡在於朝家進賢之路有抄選焉有薦舉苟使薦舉
博採台論名實克副則抄選儲望不必他求矧當聖
學緝熙講筵頻御之時啓沃成就之功豈須日親賢
士則招徠彙征之方不容少緩正廟朝有大臣薦士
之法先朝又有名道徑行別薦之例今亦援而行之
允為繼述之道令該道之臣必取道內才學最著衆
所推服者勿拘幼學生進朝官前御精抄簡選別錄
啓聞京中則銓官收訖庶堂提名啓下向後收用之

道待京外齊到以為裁量重定之地若或衡秤不正
砥礪相混則甚小對揚之道將蔑禪補之效並以此
意措辭申飭為好而此是目下最要務故敢此仰達
矣大王大妃殿答曰人才雖不如古誠心求之則豈
無其人而奏儘是重務依此為之而抄薦之際如或不能
悉心對揚則將悞於有名而無實并以此意措辭申飭
可也○又所啓日前吏曹下隸事誠不勝萬驚懼也
渠輩身帶官役固倍畏慎而乃敢聚黨肆言白晝行
殺於禁門咫尺之地已是前古所無之變恠而况捕校自
秋曹發牌若要逢奪去以至此境者尤豈非亂民劫囚

之習乎此不可循例成獄待時償命依年前秋書使令
已施之律首犯漢出付軍門梟首警衆其餘同惡諸漢
待秋書查出亦令軍門各別嚴梟遠惡地充軍以為伸
法戢暴之地吏判則雖因慈教已蒙重推而草記措語
極涉不審加施越捧之典捕將則草記中清以出付臣
廳者其意甚惡於懲頑何不念本事與治盜有異乎
亦為從重推考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事係變在不勝驚
惋若有一分紀綱寧或如是依為之吏判事更思重推越
捧猶屬輕歇羅職可也○又所啓近日臺廳長鎖課違
成例數年之間一未見臺諫之入省定已極寒心而今日

賓待之特教進定出於憫早咨訪之盛意則有言責者
必於此時思所以對揚而又一例違牌小無變動是豈臺
閣盡職之意其在事跡不可例推而止違牌諸臺臣並
施羅職之典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行祈兩祭
○政院啓曰漢江祈雨祭時祝史任廉將事後徑先
退去不為進參於沈虎頭之時門將權灝神位板奉
還之前解下秦鞵橫竹出去事未前有俱極駭然并
非常重勘而本院清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
之敢稟傳曰並拿處○大王大妃殿傳曰曠失太甚
民事違惡而身為祈雨享官徑先退去豈有如詩不

誠無嚴之事予拿處之祝史門將各別嚴勅○二十五
日進講入侍時右相李止澗所啓元早轉棘車壁屢
舉為享官者亟思盡誠蠲潔冀獲感應而聞日前三
角山六次祈雨祭大祝洪在重因醉失儀托暑離次
全欠敬謹多駭瞻視云此不可以事過而直而勿論
令該府拿問嚴勅祭監、察無所糾舉亦不可無警
一躰拿問處之獻官既是承旨則責兼摘奸而仍無
執奏者難免失職施以譴羅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承
金在○禁府啓目向前任廉段遠退於儀節未畢之
時權灝段徑情於位板奉安之前大早祈雨圭壁屢

舉身為享官宜致誠敬而認以將事之已過不免平角
而徑退者自悔於不誠無嚴之科嚴教之下不可循例照
勘而止并施以定配之典何如啓依尤又草記任廉全羅道
潭陽府權灝平安道甫川府定配事傳曰允
六月禁府啓目向前洪在重段憫旱禱而圭壁屢舉身為
享官固當虔誠蠲潔冀仰乎感而因醉失儀既欠敬謹
避暑離次自占便宜其在重典祀之道不可循例照勘而
止施以遠配之典何如啓依允○備邊司啓曰畿湖兩澤
最為愷閔初庚己過秋節又從見今未移之秧雖使
得雨移揅其能會實有未可必在前旱灾之時以代

播之效得免全荒之歎今亦開飭兩道凡過時未移已
判全災處即以相當穀量宜播種而種子如或不足道
臣從便推移助給以為及時廣播之地農民輩每以代
播執稅為慮不肯下種多致陳災以此意曉諭而依
戊午飭教一併許令免稅之意措辭知委何如傳曰允
○大王大妃殿傳曰奉壁之舉已過九次而尚未快得
冥應今茲之旱是何故也言念民事萬、哀痛遇災
責躬之道主上事當親禱而方在冲年有難將事宗
廟別祈雨祭遣大臣撰行明日受香祭文令文任撰
進諸執事各別擇差事分付○兵曹啓曰武科初試厘

弊事叢遣即廳問議于原任大臣各營將臣則領府事
李相璜以為謁聖庭試武初試之自各道試取雖係科
制變通此異於無例中初出新制者既有增式之例則如
是變通似可無都聚紛雜之弊臣亦無異見矣判府沈
象奎病未獻議判府朴宗薰搃式使金祖根訓鍊大將
金道根禁衛大將李完植兵曹判書朴汝壽汝同○原
任大臣與諸將臣之議今已歸一故就文廟堂後成節目
以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大王大妃殿傳曰久旱之餘
得此甘露為民事實為萬幸別祈雨祭獻官及社稷
祈雨祭獻官并內廐馬一匹面給其餘諸執事并上

弦弓一張賜給○大憲徐有棊疏畧坏湖閱月之旱儘是
廿年初有之灾日昨霈澤高低周洽且爰且霑不啻若
執熟者之執冷也第伏念中庚已迫秋節不遠已移之
秧固喜其勃壯興起而此特十莖二三耳若其依山高
燥之地原濕之水之田仰礙待雨一望陣蕪者今雖欲
翻畊移插論以前序恐無實穎實粟之暇此則惟有
犁耨教之代播他穀而向來代播之令亦出於去彼就此勿
令全荒之意而需恐愆陽之餘必有伏陰恒陽之餘必有
恒雨循環緣復其理不惑昔在正廟戊午湖南夏旱挿
秧愆期朝令代播蕎麥臣時守淳昌郡躬行阡陌勸
相其役從古漑種之田什七皆蕎麥矣未幾伏秋之
交淫澇復至而畦睦之間水深浸疆則於是蕎麥之
病滋甚於稻杭之病瘼而南人遂告餒蓋代播誠是
也而所種之穀未得宜耳我東穀種名品雖繁其實
則播種收穫之期不甚相遠其晚時而可食者惟有
蕎麥與菜豆兩種而兩種俱惡濕而好燥宜瘠而忌
肥以是種而播植于下濕膏沃之地旱極澇至之時
無在于徒勞而無功也臣聞中原通州等地有六十
日稻初秋下種初冬收穫上流清蒲等地有深水紅
稻六月播種九月成熟德安府有籽晚稻耕田下子

五六十日可以食實此皆晚時而可食者也臣謂每
歲節使之行多方訪求按名購米須之八方轉相傳
殖不過一二年人享其利不煩勸相其於廣嘉種而
救災荒豈云少補也哉今臣此言固無及於當年救
荒之政而天災流行不知幾度備祿不虞寂貴先時
鄒聖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今茲購種之論在今年則雖已後時在嗣歲則先
時備祿視諸三羊而補牢亦不可謂甚晚矣昔宋真
宗聞占城稻耐旱西天中印土菘豆不多而粒多遣
使求其種故諸民間仍以種法下轉運司明儒邱濬

論之曰宋帝此舉有合於大易裁成補相以左右民
之義且曰宜倣宋帝此意俾民兼種者穀有司考課
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者加以官賞前辟
之懿軌可尋名碩之良畫未泯伏願深留聖意令中
外有司之臣悉心採施毋俾宋帝專美古昔焉臣又
聞拔荒之策大率有三先事為上當事為次後事為
下教別種興水利之義倉先事之策也移穀蠲稅重
賑穀之勸興利民之務當事之策也徒術給葉後事
之策見今兩西兩陽調均嶺湖豐歉未判而其不待
秋成已兆失稔者惟斥湖數三十邑耳設令畢竟全

荒賑救是意當之策廟堂之上必有定美事後之策
字牧之臣自當彈竭庶不至仰貽丙枕之憂勤臣不
必贅陳而臣之一意焯結惟有曰先事之策不得不
造此豫備也教別種一系向臣所謂購嘉種者已仰
陳矣立義倉一事以公私貯蓄之槁然亦毋異無
施之不托而寂是興水利為今日之急先務蓋挽近
年湖兩南之告歉率多以春夏亢旱而惟右引渠之
睦負陂之田獨占豐熟農功之可以人力弛天災者惟
此為然是即物理之灼然而功效之已著者也臣謂諸
道堤堰中歲冒耕之禁另施疏鑿之功案付以外如

有而危同遭可施瀦閘之利者亦令地方官詢究興
修的確之處以賑諸邑依朱子浙東之奏募餞民於
算若其財力不及處則境內饒戶聽其募丁赴役日
役石夫以上差定監董監官事竣之後道臣以其名
聞視其募丁之多寡赴役之久近疏鑿之廣狹或單
付樞御或量與爵秩以儆漢家力田科之遺意而新
役陂塘之占越於有稅之士者亦許申狀蠲免則賑
政堤政一舉兩得不僅止於一時之救荒而可永賴
於萬世之救荒策無使於此者也臣又聞陸田之農
倍艱於水耕之工而飯糶之風又盛於百年以來遠水乾

坪依山之梯田無不翻作水田偶值潦澇幸得豐熟一
有旱暵輒致拋荒而以其擊在旱田之率原無把束
治災之例區別一處則更有幻勘先事目是遵則民
微不毛之稅此已有年於綜名覈實之政而山巔抹
琴詩人著餓辨懷教稼周官揭訓夫以畏旱之種施
植破確之地使傳萬一之熟以寄八口之餐又何其術
之鹵莽至此哉所獲甚夥所失甚多農家之所畏忌
而王政之所禁者也臣謂嚴之課系曉諭坊田除水
灌溉有路及自成生水處外本擊旱田而翻作水田
者逐加查櫛一并還作旱田如有冒禁怙終者施以

大典冒明之律則未必不有助於裕民食備災荒之道
此又先事救荒之一策也亦願下詢廟堂而裁處焉若
曰本職許進疏辭甚好令廟堂一、寧處○大臣引見
入侍時右相李止淵所啟諸道民情之違是固不無淺
深之別而目下奠安之方未頭接濟之策專在字牧
之任古人所謂具百萬穀易得一守令難云若改謂
此也在昔正廟癸甲之歉以擇守令為第一先務漢
菽輪音別下飭諭於京外收司之臣而見今災荒雖
不至於癸甲國計民力勢到弩末及非癸甲之所比
論則若於差除之際一或放過其於民國尤將何如

自今都政毋循常例一意慎擇之意申飭銓曹黜陟
臧否專在道臣苟欲對揚宜盡嚴明而其中不能事
事由之反害則無憚大吏毋顧顏私不待殿最早即
罷遣之意分付諸道、臣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
之何時不然而在今關係尤重各別申飭勿為空言
之悔可也又所啓近日備堂非曰苟艱而者臣外著
實行公之人無多卿宰中或多可合參聞廟謨者行
大護軍李憲璋知中樞府事李義準行大護軍趙秉
鉉工判李嘉愚行護軍金興根并備堂差下金興根
因察有司之任前備堂洪敬謨、曹鳳振朴綺壽并還

差曹鳳振湖南向管趙秉鉉嶺南向管行兵判朴岐
壽京圻向管堂上差下何如答曰依為之○備邊司
啓曰楊州牧使閔永勳上疏批古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本邑積瘼若有別般矯革誠如其疏所陳而城
餉減括既係難換圻邑移瘼尤宜審量有不可以該
倅之言遞清變通先令道臣博詢爛商務得善後之
策具意見狀聞後更焉稟處事傳曰維揚是畿輔根
本之地弊到極處不可不變通矣豈可拘於經法不
之許其跡所清一并許施限一瓜久任期於於矯括
之地可也○禁府啓曰江界前府使李義權稟情云

云以道啓前後辭意發問日逐案究問是白于所事
觚則或為自朕雖不敢全諱真贓則多所發明終不
欲悉陳平問之下難以取服此等罪囚不可以曾經
閹帥循例舉行刑推得情何如大王大妃殿傳曰渠
以故家名祖之孫焉報之心直信他人而此時不知
朝廷之嚴畏無所一毫忌憚使遠民不得聊生且遭
情之疎忽莫甚終欲掩匿不聞焉有如許無歲之罪
招辭之若干發明無足取信其罪不可輕勘歲刑一
次後江界府定配以謝其民○大王大妃殿傳曰更
思之今年即渠祖忠武公殉節之年是年施刑於渠

非念渠祖之事李義權除刑推發配○判府沈象奎
逝單傳曰此大臣即四朝耆舊也以清雅愷悌之姿
有端方堅貞之操華國之文章也傳家之秉執也帥
但為同朝所推許粵自正廟在宮際遇隆重托以腹
心亦我純考觚先仰成擢至上相逮予小子倚仗之
篤不翅若蒼尾而况有院相之勞乎病患之報無幾
長逝之單遽撤一段為國之苦心何處得見予固痛
廓無以為偷幸沈判府李家東園副哭一部輸送成
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仍給副孫待闋服俱
用禮葬等節令該書依例舉行○大王大妃殿傳曰

每當都政飭教為例飭而無實效而銓異於他人其
或稍勝否日前予於廷中已申飭矣更不為之實心
對揚○昨日大王大妃殿傳曰振發淹滯為目下之
第一意先務鄉居侍從未嘗徑一郵官一未得著帽
橫帶而老死者是豈朝家一視之意乎今番都政各
別只用蔭官之未及年限而落仕宦久人先朝時有
以復職請用備三陟而年序并懸註以入之事今
番亦依此為之、意分付東銓○翰林會圖三點洪
在龍朴齊瞻鄭基世南秉哲金益文沈敬澤
七月右相李止淵所啓江界前府使李義權諸條負

犯皆得免重律而慈德天大至有念其祖除刑之處
分在渠可謂再生之恩矣即其地定配雖出於謝江
民之盛意而舊倖之滴居其邑不無貽弊難使之端
使之移配於北道邊邑似好故敢此仰達矣傳曰依
為之○禁衛營草記昨夜五更振隸與閑良輩成
群作挐於鍾漏街上氣勢危悖莫能禁止云大閑紀
綱萬、驚駭首逆諸漢令秋曹查出嚴繩事大王大妃
殿傳曰身為振隸人定後都城之內作黨相關不但
萬、驚駭前後申飭何如而又有如此之事不可尋常
置之即令秋曹箇、查實以聞○直閣會圖七點金

左根六點膏錫兩洪永圭○有政以金左根為直隸
○判敦寧金道根辭疏荅曰省疏卿之苦懇又如此
所帶元戎之任今姑許進卿須安心調理○備邊司
以李惟秀為訓練大將金祖根為御營大將金煥為
總戎使○備邊司單記即見羅監李憲球啓本則收
舉沂州牧使李源達牒呈本州民高閑祿募無賴輩
偷船故漂深入至為四次筆談通譯索錢幻銀情節
自朕命重辟請令唐堂稟處矣高漢之四次故漂雖
出於舍命貪利而通語索錢若未即發覺安知無辜
竟惹出事變手依西北犯越律付之該將聚會軍民

梟首警眾近來漂民自馬島出來右馬嶺多另覈情
偽登聞事嚴飭於嶺南道跡臣東萊府使處事傳曰
允○翰林台試洪在訖鄭基世南秉哲

八月大提學前望趙寅永落點○右相李止淵所啓
臣向以慎惜爵賞敢有仰違而至若人地資歷之不
可不器用者何可以位著之不近為拘而並不舉論乎
行漢軍金弘根金道喜江華留守朴永元并正卿陞
擢副漢軍沈宜臣趙容和南復懋韓鎮床并亞卿陞
擢正卿中如金優載之素所秉執徐有渠之夙有聞
望俱以正廟朝館閣之臣今以三朝耆舊而尚未躋

崇班台以惜之並從一品陞叙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
依焉之○上護軍金履載疏曰臣之本末臣自知之
即是庸、碌、之、材、搢、大、耳、徒、荷、三、朝、之、誥、造、濫、躋、
八、座、之、顯、秩、而、幸、輸、景、迫、鍾、漏、行、盡、杜、門、屏、壻、靜、自、
黜、檢、立、朝、五、十、年、間、始、在、侍、從、曾、無、一、言、之、獻、贊、非、
不、欲、獻、替、識、不、達、也、亦、無、一、事、之、裨、補、非、不、欲、裨、補、
才、不、任、也、由、是、天、地、恩、大、而、絲、毫、報、蔑、居、常、惶、惕、若、
隕、深、谷、不、意、日、前、因、大、僚、奏、白、有、濫、恩、陞、授、之、命、階、
是、台、孤、之、次、班、居、御、宰、之、右、有、非、如、臣、庸、碌、者、所、宜、
冒、沾、則、不、衷、之、報、義、在、必、辭、且、其、庭、中、謂、臣、以、素、所、

秉、執、臣、於、此、竊、有、所、慚、恨、悲、憤、積、於、中、而、不、容、泯、默、
者、蓋、彼、一、種、凶、類、與、國、家、角、立、者、由、未、久、矣、始、因、龜、
祿、之、凶、孟、龜、狼、徒、生、蛇、蝎、交、結、徒、繁、勢、張、變、性、層、生、
徙、者、丙、寅、天、討、大、行、始、正、龜、祿、之、罪、其、時、良、兄、優、喬、
起、廢、赴、亡、陳、疏、共、討、而、仍、陳、臣、祖、告、滅、之、言、群、凶、尚、
持、之、狀、則、我、徒、宗、大、王、特、降、聖、批、答、曰、今、覽、爾、疏、明、
白、痛、快、益、知、其、所、不、知、又、答、曰、凶、討、之、可、畏、如、彼、而、
大、義、不、泯、專、賴、爾、家、諸、人、予、甚、感、歎、其、後、已、丑、又、有、
丑、學、之、獄、竟、後、臣、又、上、書、於、代、理、之、下、畧、暴、臣、情、
之、危、苦、歷、陳、凶、徒、之、源、委、則、我、翼、宗、大、王、親、賜、睿、批、

曰今見卿章明白峻正劈破頭腦益知其不知矣
噫彼凶徒以龜祿為富主以裕煥為血黨換頭換面
種下種生乃至有今番宜學之凶書出矣先朝三十
年秉執之大義理即今日君臣上下之所共聞明遵
守者則一種不逞何敢為藉重翻亂之計哉以卿處地
沫飲懲討宜先他人而今欲引退若此何道理更何為
辭益勉對揚使伏莽之類革心改措借底大道可也今
此相奏之謂臣秉執以是也然此秉執之義理是乃臣
祖之所戒也而朝之所命也臣何有為嗚呼尚忍言
哉庚寅平普之痛甲午崩析之變皇穹降割若是荐

酷殿下冲年而嗣朕慈聖哀痛而垂簾伊時國勢之
孤危朝野之憂惶顧何如也而噫彼一番餘黨乃復
乘時思逞醞釀翻亂之計請張誑惑之言向未時煥
之恃疏膺彥之凶指即其誑誤端緒之從露現茲者
也蓋時煥之疏引古擬今是蔡確託誠之意也膺彥
之批捏無做說即邢恕反誣之說也後未卜煥之變
則中人霜冰之漸吁可畏哉何幸天祚吾東日月清
明彼凶之端緒自露朝廷之詳討亟行禹昇在彼庶
無憂於不若之徒並念天網本恢討誅之典僅止於
已露現之類則請張者根窩未揪誑惑者滋蔓必多

又不知何樣，變怕叢於何處，言念家國，愛慮未畢，臣
每中夜愛歎，涕泗交頤，而顧臣人軟力輕，不能出一
言闡廓，使伏菴之類，革心改措，如磨教之昔，今又老
且癯，死在朝暮，則臣於祖誠也。君命也，永負辜負之
罪矣。且宜誅罰，亟加今此，獎進何為？伏願聖明俯察
微忱，仰稟慈殿，即收臣新授之命，仍治臣孤負之罪，以
重台光，以安私分。荅曰：卿是耆舊，今番進秩，出於益
任老成之意，而况東執二字，是卿家世守乎？今此所
陳，益見其忠愛之悃。君臣上下，所共遵守者，豈外於
此哉？予庸嘉歎，卿其勿辭，益勉講明之義。○文衡趙

永三疏優批不許。○弘文錄取李時鍊等十六人。○
備邊司啓曰：北道、科日子不遠，試官當為趕期下
去，令政院改官牌，批開政差出何如？傳曰：道科試官
自京差送例也，而本道荐歎之餘，迎送為弊不少，以
道臣差下可也。○政院啓曰：門考法意何等？慎重而
今日金虎門下鑄時，注書纔到，進善門徑先下鑄云
事，未前有萬、駭，並當該注書及并門將并所當重
勘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之？啟稟
當該司鑄令收司科治何如？傳曰：注書推考并門將
拿處。○刑曹草記獄囚法意自來甚嚴，而身為獄官

毋論罪囚之輕重事當在來日前殺獄被告罪人鄭
履亨被囚之後該署官負使之鮮枷上廳典同寢食
揆以事軀萬一駭妄事未前有亦聞後弊當該典獄
主夫鄭南變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問處之事傳曰允
○進講入侍時右相李止淵兩啓臣向以莊陵禮堂
奉審退行事延奏蒙允矣今聞禮判以實錄陪進將
詣江陵云禮堂既仍台徃道內不遠之地而不行奉
審事軀實為欠闕待史庫奉安轉詣莊陵如例奉審
後復命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又啓日前金虎門
考事注書所失較重於門將則罰不可問備而止且

況金虎門開閉之注書主管法意有在而近來堂后
舉行多有占便之習之因此而有規飭當該注書
令該府拿問處之伊日改院啓辭之未能別白者亦
甚未安當該承旨推考何如上日依為之○掌令趙
完植疏畧臣於所免之章不置贅及他說而事在目
下不置泯默敢此尾陳惟聖明密察焉臣伏聞日前
廟謁動駕時有鳥配罪人睦台錫之子源曾鳴金之
舉噫台錫當日之凶言尚忍言哉外托陳勉之章內
售借譎之詆乃敢以馴致禍亂千古烟戒之說詆誣
崇禎時事全昧尊攘之義自于戮戮之誅且終篇哉

意色藏陰匿訖聞市山等句語無非至凶絕恃凌犯
莫重是豈北面橫目者之所敢道也哉伊時涵容之
處分雜貸一綫南余簡書之歲討莫過群情則渠何
敢謂渠父之遺故引輕囚之悌英肆並鳴寃於蹕路
之前後恣無憚胡至此極跳踉躑躅吁亦痛惋此若
視之尋常不即廢處則其將隄防漸壞覬覦成習醜
類之徒接踵生心寧不懼懼臣謂擊鉦罪人睦淳曾
亟令秋唐施以嚴刑之典秋唐之不有一言詳罪處
以循例四啓殊係不實烏可無警當後堂上亦施送
重推考斷不可已答曰爾言固是矣而既日子而為

父何可罪之秋堂推考依施爾其勿詳察職

九月大臣引見時右相李止淵所啓各道補賑人等
皆區處而咸與前守門將李德裕以納錢三千兩入
於論賞中該唐以實職調用四啓而奏上奏下掃屬
無路尚未得區處向隅之歎誠甚矜憫若待其實職
雖復則事勢果多掣碍依他例以加資施行似好阿
山前萬戶馬行逸自備賑資與防禦高減合為二千
四百餘石為諸邊將之首自本道別為伏聞而後唐
只以賑資數文為第次故所被加資之賞及在於亦
亦坡萬戶全億祿之下北人莫不稱寃至有等訐等

司之舉既知其實狀之如此則宜有優施之典依全
億祿例實職調用之意分付兵曹何如大王大妃殿
答曰依為之○秋到記講幼學沈宜元製述生員李
寅燮并直赴殿試○進講入侍時右相李止淵所啓
日前完昌君加士呈辭有給馬浣奠床備給之命又
於興寅君妻父悋奠呈辭有給馬之命矣宗臣之家
此恩數實是曠典而况今圻內邑驛馬事勢有難責
之以常例而宗臣給馬及浣奠床必賜還似好故敢
此仰達矣上曰依為之○禮判趙秉鉉所啓各都台都
會覆試之道臣主試即通行之規而江原道則江陵春

川原州三邑互相輪試原州年次則道臣主試江春
年次則邑倅主試未知此例初自何時而各道覆試
做用陞序之製有非旬題之此則揆諸試牀終涉未
穩自今依他道例并以道臣主試恐好而此係科制
臣適奉春喜故敢此仰達上曰依為之○文衡趙寅
永疏述○備邊司以徐憲淳為廣州留守○司雍院
啓曰慶尚道所封十月朔饌中石榴柚子自辛酉年
奉承傳教咸興永興兩本宮祭享進用次封進入京
而限以九月旬後望前永為定式無得違越矣今見
望日已過尚不來納方以同夜封進之意發閑殿飭

而莫重進獻無端過限事未前有當後道臣羅職封
進官捧現告令該府拿問處之何如傳曰久聞甚驚
悚道臣羅職固不可已此時違易大因民弊姑先施
以越捧之典○右相李止悅啓聞日前太庙修政時
因工席堂上之晚後進詣不得趁時刻舉行之揆以
事艱極為惶悚其在飭勵責備之義不可以為日稍
久益之勿論工判李嘉愚施以譴罷之典何如大王
大妃殿答曰依為之

十月備邊司草記捕廳啓目內告變罪人禹炳漢等
罪犯有令廟堂稟處之命今此禹漢挾感誣人設計
告變之狀函言函錄假托稱亂之說有是極罪焉道
一律罪人禹炳漢押送本道監營聚會軍民集首警
衆田佑聖係是宵從移送秋曹嚴刑減死島配事傳
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垢湖荐荒之餘又遇如此
慘歎言及民事寧欲無言方议移粟而賄賑且許還
布之停代而此何足以舒力而賴活哉其在庶不用
極之道當有別般軫念之舉垢湖尤甚邑并限明秋
退捧之意廟堂措辭知委○大王大妃殿傳曰觀此錦
帛狀辭罪人函書窮凶絕恃萬、驚慌以事艱則不
可不設鞫用法而本事不過誣人之計別無隱情之

更數若至設鞫則中外騷擾不可不念宋黃圭令道
臣捧結案以聞金峻固難免知情之律而特以愚蠢
無識為人使喚而已以次律減死島配其餘滿囚遊
輕重的處而朴哥父子別無可罪放送之意分付○
刑曹啓目謹依判下開議于大臣則領府事李相璜
病未輒訊判府事朴宗薰以爲社冊位版首犯者固
當斷以大辟而法書起疑寔在於年未成丁者諸律
令無十四歲免死之條大明律十五以下收贖者指
流而以下也釋之者明言死罪不用此律又有十五
以下不合拷訊之文即指刑訊而言亦非論重辟也

至若應死者以擬奏聞取目上裁云者乃十歲以下
之謂也十歲猶幼則過十歲者之與容取裁可見十
五成丁之云乃謂軍籍充定奴婢貢役之類恐不當
援用於此矣蓋在輕典則限年補寬在重辟則立法
愈嚴此實成法之本意也律令之外不敢輒貢微見
云右相李止胤以爲社冊位版作變罪人之斷以大
辟在法無疑而此非徒流刑以可照例者則律文
所載十五歲以下之收贖十歲以下之取裁俱不當
援以訊之法書雖以未成丁爲疑十四歲免死既無
明證則大辟之無容低仰誠以律令爲重故也臣於此

別無他見之矣上裁何如啓依回啓施行○備邊司
以李奎鉉為開城留守趙存敬為北兵使

十一月右相李止淵劄曰臣於昨日吏判薦聖之時
只以舊望中諸人按例備擬以入矣追始浼得則感
監徐卬輔前有外補例施行之處分則不可諉以無
故以循例檢擬也明矣於是乎臣之昏謬做錯之失
無所自逃惶感之至未敢泯默忙措短劄仰瀆崇聽
伏乞亟賜威罰若曰此不過偶爾遺檢之致至於引
咎誠過矣御其安心○柑製居首生員趙秉駿直赴
殿試○以李紀淵為吏判旋以疏連○備邊司以沈

能岳為水原留守○大臣引見入侍時右相李止淵
所啓近來查穀之偏被旱災者即全廢付種專尚移
秧之故也移秧古無是法我國中古以後雖自南中
而諸路轉相倣之至于今遂成通規蓋付種則必四
耘五耨而方能食實移秧則不過二三耘可收全功
故農民之情於服力者厭勞而取逸一以移秧為務
然殊不知付種之被旱一番得雨便著根勃興移秧
之待雨者少或值旱則遂束手失節可勝矜哉民之
所欲天雖曲從難保其趁移必雨逐歲庶感則與其
移秧而幸望食效曷若付種之十全無虞也古嘗設

法而禁之故移秧二字不敢登聞於朝廷到今雖無
律文之可考而在朝廷撫農之政不當使之耽近利
而昧遠害則禁之也誠宜矣地形與水渟之不可不
移秧處惟當循勢相時不可苛禁至於前所付種而
今為移秧者及野地之強而灌引之高燥之專望天
水者令地方官躬行審視曉告農民必使付種毋復
移秧則雖或不幸有暵乾無不至全然無秋以此意
行會諸道俾各遍飭列邑揭諭坊曲以爲慮患懋實
之地爲好故并此仰達傳曰依焉之又所啓印酉仕之
法欲使凡而有位各執所事未暇暫曠之意也年前

申飭之後詞訟衙門雖不至全弛而錢穀衙門則不
行旋廢入直外諸郎之仕進者絕罕故所掌上納之
未也輒曰該郎之不座而或入庭日久雇人守直或
入直代捧出尺延拖邑吏逗留多負烟債畢竟其害
悖於邑村邑民且應下之遲滯亦多各司各貢之貽
弊山浩印酉仕不勤之致也庶僚急官豈非紀綱攸
關乎無事之時排日齋進雖似無別般條舉多務之
際赴時應接不害焉恪勤奉職自今詞訟及錢穀衙
門逐日印酉仕各別申飭進不進單子每十日修呈
本司有時發遣印廳搞奸如有執頃該官嚴處分該

司堂上亦難免不飭之責以此意申明分付何如大王
大妃殿答曰近來庶官不有朝飭專事取便此由於
寬恕太過無所懲畏而然此後則隨規論勘勿為饒
貸可也○以東萊府使成遂默狀啓島主未還事係
違約初不詳詰循例轉達致有查實登聞之舉惶恐
待罪事傳曰觀此狀啓雖是狡倖違約而初不詳詰
至於見瞞則安用任譯為哉廟堂更查嚴飭該府使
之不能先事察飭亦不可不論姑先施以從重推考
○備邊司草記渡海差送憲於治行其請其許明有
条约亦但我國之常所堅守亦是彼人之不敢違越

也今以任譯所犯觀之彼人何嘗以島主已還為言
而渠輩反不以實狀告于朝廷使交隣重事未免曠
職施行者而論其所犯合置何辟設令只以閑他承
襲一事請未渡海為辭朝廷豈無不許之理而乃以
未還之島主謂之已還必欲兩件兼付者如非與彼
和應必有渠恣惠此若尋常處之不知未後做出何
樣事端侮辱朝廷任譯等令該府拿問嚴勘又見某
府所報則查啓之前已修上者為譯官所從中阻遏
更為封發自至稽滯之此亦無前變恠尤杜驚慌待
就因使之添問目覈實定罪雖以倖臣言之未察譯

輩瞞蔽竟致國賦虧損而查啓中無所請罪只以疎
謬二字為結辭有若循例舉行之有做錯者然由前
而有失審之歎由後而涉周遮之嫌不可以判付特
推謂已往勅而仍置勿論該府使成遂默施以謹罷
之典事傳曰允

十二月大王大妃殿傳曰垢湖賑資自廟堂已為區劃
而言念明春民情寢食實為庶甘內帑天銀二千兩
丹木三千斤白礬三千斤特為出給廟堂量置分送
設賑各處添補賑資○備邊司以李升權為統制使
○吏曹才學別薦成近點李敏行李亮洪直源○

大臣引見入侍時右相李止淵所啓京外才學薦單
今皆登啓薦中諸人或負望士林或推重鄉里而實
踐為行可謂一代之為選豈非為朝廷喜子抄選儲
望當在此中而需用之道是為權輿曾經六品以上
先就蔭正外臺間勿拘通擬參下前御先為陞授六
品職士人則待窠先付初仕并為漸次獎進之地仍
令吏曹及各該道臣激勸供仕而此是振興儒術維
持世教之要務故并此仰達答曰依為之人才需用
國家大事薦中諸人當為別例待之當此聖學長進
之時尤極招延輔導之道徑廷官抄選從速可也○

議政府吏曹同議經筵官抄啓金仁根成近點宋未
熙○戶曹草記太倉員役偷弄之弊多有入聞故日
前發遣本曹計士及掌吏使之及庫矣及至次夜倉
屬輩互相行同洞開倉鑰敢將已閱之穀恣移未及
之庫欲掩其通徧之迹竟至彼投無辭自朕近日法
網雖曰解弛似此吏恣曹所未聞不可但以尋常作
奸言該員役等今方自臣曹嚴查移送秋曹所通米
太刻日畢徵後分首泛施以當律而難以當夜入直
官言之職在管庫宜謹典身慢於莊匙以啓盜心者
亦合從重勘處當該廣興令朴有壽為先汰去其罪

狀令該府拿問處之事傳曰允○備邊司以金炳朝為
咸監○諭經筵官金仁根予聞古人之言曰道學之名
有國者之幸也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賢
者之生固不限乎世德而凡其服習詩禮砥礪名行汲
汲乎進德修業者即古君子成己成物之功而濡染有
素不愧焉是祖是孫則尤有光焉爾家是誰之家也
粵自文正文忠世寫忠貞學有淵源然其為古家之
冠冕而爾父爾祖又克循前光以羽儀我正廟純廟
崇儒重道之治則今日予旒之禮舍爾家其誰况爾
早讀聖賢之書夙副朝野之望者予已聽之輿人之

誦而其賢可知也。此予所以逆甬也。欲置經席之上而甬之所以展布致澤之志者亦在於是。夫豈欲懷瑾握瑜獨善其身可乎。哉。顧予冲年涼德以國事則危如綴旒以民勢則憂於漏卮。此時側席之思惟在於傍。招俊又德懋。官則今日之招非令其招而招之也。甬若懽然先膺彼二賢者亦將于。此并至矣。豈不盛哉。想悉此意。予不多誌。都承旨李光正製進○諭成近默曰我家以崇賢尚德為治。明良之美。彬。可述而粵在穆陵盛時。有若文成文簡為時而出。丕贊洪業。式至于今。國家賴之。文簡即甬祖也。自見甬名之登

于剡。單予已喜不自勝。蓋將資甬博洽。輔予寡昧。如穆陵之於文簡也。經禮甬家之青氈。而淵源不待他求。行懿甬家之素履。模楷自有所受。多士之標準。厥惟父矣。予又安得不側席而趾之。虛襟而訪之乎。顧今國事日非。士風日下。不知有儒學亦父矣。苟不及時開眼。尊賢使能。庸懋慎勵。寅協之政。則將誰與為國而倍底大道也。茲授甬徑筵之官。且教人者皆以名賢之裔。典焉甬等世臣也。祿士也。非如卓澤遺逸。果在忘世者。此則迨此講學長就之時。克展君民致澤之志者。豈非甬趾先美而育世道者哉。恒甬等之犁然而會

庶幾待徵辟之勤而白駒之報在我場藿矣爾其射予
必致乃已之誠勉爾陳力向前之義毋徒為謙即起造
朝製進○偷采未熙予惟曰側席求賢明主之先務也
輔世長民君子之所志也昔我皇祖孝寧大王慎發聖
志敦求哲人時則有乃祖文正以間世大賢興於林下
克左右王家契合之盛冠絕古今予甚慕之今以是諭
爾可乎噫茲予冲人叨受艱大欲學而學未加長欲治
而治不見效日夜憂懼終至奈何不下者賢人不在
左右故也予雖不德其深有望於當世之賢者蓋久
矣誠欲得其人使之啓乃沃乃轉予講學則今日之

遜安得不先求於爾家而必以爾為遜者豈徒然哉
即惟曰予所勉之而自強者惟我孝廟之盛德大業是
繼是述焉耳爾惟先正之商讀先正之書服先正之訓
天人性命之奧民國經濟之要必有所講究而為其家
計者夫士之為道強學術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爾自
立有如此者則爾雖欲不以道學自名混迹於常調蔭
仕之間其於士林之矜式朝野之想望何哉爾尚念
先正所以事孝廟者勿謂予不足為焉即起造朝日
登徑席竭論治道以輔予不逮則予先正有光予言
不再爾其諒之製進傳曰此敦諭令地方官傳諭○

大王大妃殿傳曰發賣事其間何以爲之而先自抄戶
善爲之也後可以爲末頭救荒而近聞抄戶之前未
有善爲之說如是則烏在其發賣之意哉京兆堂上
及各部官姑爲安徐更加十分董飭務盡抄戶使之無
恐之意自政院更爲申飭○禁府啓倭學訓導朴命
澈別差金東佑等稟情云傳告內辭緣延稱遲晚
并卽刑推嚴覈得情何如啓大王大妃殿傳曰觀此
供辭不但粧撰而已推倭於李直教姑莫知其真偽尤
爲狡惡然此李直教既緊出於招辭則亦不可不問
李直教拿未與朴命澈面質到底嚴覈以聞○刑曹

草記西部居吳學哲典捕校崔宗秀因微事聞聞互
相刃刺而捕校輩含憾於宗秀之被刃捉去學哲之
夫妻直施惡刑勒捧行賊之誣招而自臣唐捉來執
職之文書應問各人處到底寃覈則并無脫空故誤
捉捕校使該廳卽爲起送則乃及文移言辭憤迫不
顧事跡務欲角勝揆以紀綱萬一駭然當該捕將金
炳施以罷職之典事傳曰允





